





← 爲神聖的抗戰
開到前線去

我國不分男女他們也起來了 →



↓ 本埠中央傷兵醫院外籍醫士之一瞥



↑ 爲民族生存
抗戰雖傷亦榮



第二卷
第八期

創導半月刊

戰爭專刊
第十一號

插圖(抗戰照片八幅)

創導
論壇

自存與外助

劇變的英國外交

秋 雲(三)

不可忽視的國際反侵略大會

吳亮夫(五)

德奧關係與遠東

張彝鼎(九)

德國承認「偽滿」問題

張錦帆(十一)

世界反日抵貨運動的發展

彭芳草(十四)

戰時生產與消費

溫廣漢(十九)

戰時教育問題

王玖興(二四)

抗戰與民主

包 咸(二九)

對過去民衆組訓工作的檢討

沙 金(三一)

半月軍事講話

徐州大會戰的前夕

方秋葦(三四)

轟炸的車站

培 良(三九)

沉默的伙伴

尹雪曼(四二)

「戰爭專刊徵稿簡則」

- 一 本刊爲適應時勢需要，特發行「戰爭專刊」期，擴大抗敵宣傳，樹立抗戰中心理論。
- 二 本刊雖一般地刊載戰爭文字，但特別注重下列數事：(一)戰時政府各種政策之詳釋(二)戰時各國政策之研究(三)指斥寇罪見解及漢奸理論(四)鼓勵抗戰將士及各地民衆(五)揭露敵人之陰謀與窮途(六)分析並介紹戰地之實況(七)有關戰爭之照片及漫畫(八)激發民氣之戰爭文藝。
- 三 來稿以三、四千字爲最好，最多以五千字爲限，超過五千字之稿，仍以五千字計酬。
- 四 來稿刊載後，當致薄酬，每千字三元至五元；如特約之名者鴻文，稿酬當從優另議。照片、漫畫，每幅由三角至三元。詩詞無酬。
- 五 本社有酌量刪改來稿之權，來稿用否概不預先答覆。
- 六 投寄之件，如尙未刊載，或已刊載而發現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七 來稿請寄漢口中街八號本社編輯部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編輯兼 漢口中街八號
發行者 創導半月刊社
總經理處 戰門書報社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出版期 每月十五日三十日
零售 每冊國幣壹角

預定
全年廿四期 國內二元二角 國外二元八角
半年十二期 國內一元二角 國外一元三角

南京圖書館藏

創

導

論

壇

自存與外助

敦陸

近幾天國際局勢的演變，有兩件很可注意的事：（一）希特勒本月二十日在德議會席上公開承認「滿洲國」，并聲明永不重返國聯。（二）英外相艾登辭職照准，首相張伯倫欲與德義兩國成立諒解，對意侵阿問題，準備讓步。在我們長期抗戰艱苦奮鬥的今日，總希望世界愛護和平反侵略的力量，能壓倒破壞和平侵略者的惡敵，聽到這種不能制止侵略反與侵略者妥協的消息，自不能不有所擔憂。

本來，一國的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單靠人家的同情和援助，是維繫不住的。高麗亡國的慘狀，何嘗沒得到人家

的同情，亞比西尼亞被征服的前後，何嘗沒得到人家的援助，但是他們都畢竟亡國了。我們愛護和平，但要本身有健全的武力，才能保障真實可靠的和平，我們也需要外助，但要有本身優越的條件，才能得着實際有效的外助。

我國自抗戰以來，始終以不屈不撓的精神，與暴敵相肉搏，今日國際間對我有相當之同情與援助，未始非我們過去所犧牲的頭顱和熱血換來的代價。今後固不必關心於國際局勢的演變是否於我有利，祇須加緊努力促成自身力量的充實。要知道人家對於我們的態度如何，是要看我們本身的力量如何來決定的

過去，全國武力並沒有在中央領導之下澈底集中，十年來因為內部政治發生「摩擦」，不知道犧牲了多少有為青年，消耗了多少寶貴國力，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從廬變以後，全國軍民都在國族生存高於一切生存的原則之下團結起來，中國共產黨也毅然決然的放棄了共產主義的信仰，發表了信仰三民主義的宣言，今後我們希望他能夠言行一致，大家齊心協力做到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力量向一個方向集中，自不患倭寇不能殲滅，更不患沒有外助了。

「自己不存在，一切外緣都不存在」，這是千真萬確古今不移的真理！

劇變的英國外交

秋雲

艾登外相突然辭職，表示了英國外交將有劇變，其變的實質如何，尙難臆斷，但有幾點很顯明，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英義關係爲着阿比西尼亞問題，幾至水火不能相容，在此不相容的狀態之下，義國所受壓制，固然很大，而英國所感困難，亦復不小。最近德奧親交乃至趨向合併，使英義同覺不安，遂有不念舊惡而謀接近的傾向，譬如首相張伯倫與駐英義大使郭郎特的談話，就是實例。他們談話的內容，固然沒有公布，但一般揣測，不外英之承認義國併阿，向義貸款，及義之撤退西國志願兵等事。據連日外電所傳，他們的正式談判即將開始，如果談得投機，那就是英國放棄以前擁護國聯原則的主張，所謂集體安全之制，不免成爲泡影。

第二，英德問題，以殖民地的再分

割爲中心，在德國則非恢復殖民地不可，在英國則不肯捨棄既獲取的殖民地，彼此利害，不啻直徑式的衝突。然此衝突一日不消滅，則英德關係一日不融洽，歐洲和平，無法維持。這一次希特勒的演說，自贊揚侵略，承認「僞滿」，以至抨擊國聯，反對會議等，均是暗射英國，及挾持英國，張伯倫顯已感觸其深，即艾登的辭職，不能說與此無關。就大體上看，英國似乎是準備對德讓步的，而這讓步的第一着，恐怕就是對於「維持奧國獨立」的那個諾言，不甚堅執了。這樣，德國可以一時滿意，專心向奧國經營，而英在擴軍計劃尙未完成之際，亦可以減少受德威脅的顧慮。在利害立場上說，英國如此行動，不能不算得計，但是屈就事實，犧牲他人，於

榮譽與威望上，不免爲白璧之瑕。

第三，英若接近德義，對於法美，當然又有問題。法之於英，年來信賴甚篤，其目的在制服德國，義猶次之，今德已伸張勢力於奧，義已得志於西班牙，而英又單獨進行妥協，把法國置於一旁，其情形自屬難堪。現法政府已認艾登辭職爲對法一大挫折，並深懼英政府將與獨裁國家合作，雖張伯倫已聲言「英法諒解，健在如故，各項國際問題，仍當會同處理」，但抽象之詞，恐不足以安慰法國。至於英美聯繫，半年來聲浪已高，新加坡軍港落成，美艦參加典禮，尤爲具體的表徵。但艾登外相辭職的消息傳至美國，不啻蕭瑟的朔風，吹散了和諧的空氣，一般輿論，認爲英國在歐洲及遠東方面，將「不復積極抑制反動的國社主義」，美國有在遠東陷於

孤立之虞。可見英國一旦與義談判成功，又與德妥協了事，則英美的意見，必會疏離，所謂英美在東亞的海軍合作行動，隨之流產，對於國際局勢的影響，真非淺鮮。

第四，德義與倭寇有簽訂協定的關係，倘英對德義讓步，是否也會對倭寇讓步，這是一個最可注意的問題。倭寇的手段，顯然在要挾英國對他讓步，一面擾害英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一面煽動德義，動搖英國在歐洲的權威，同時又巧言令色，以「劃分在華勢力範圍」去誘惑英國，欺瞞英國，這是最毒惡的陰

謀。不過以英國朝野的賢明，對於這種陰謀，當然洞悉，諒不至受其愚弄，且德義在歐洲的情形，根本與倭寇在東方的情形不同，與德義妥協，猶可相安一時，與倭寇妥協，則等於養癰遺患。在遠東現狀之下，英國的利益之維持，權位之保障，屬地之安全，前途之發展，唯有援助中國來打倒倭寇，剷除強暴，恢復光榮的和平。今倭寇快要倒了，只要英國以至各國始終主持公理正義，不在精神及物質上予以任何聲應，和平之至，可以計日而待。這是一種顯著的事實，英國對於這種事實，想不至忽視。

總之，從國際政治經濟的觀點上說，英國的外交動向，關係是多邊的，影響是遠大的。他與德義接近，從好的方面看，可以使他減少在歐洲的憂慮，多注意到遠東，從壞的方面看，也可以使他委曲求全，與強暴者無形默契。不過英之政策，對德義為一事，對遠東又為一事，於德義遷就，不一定就是對遠東軟屈，對歐洲的政策變動，不一定就是對遠東的政策變動，這是吾人所置信的，也是吾人所希望的。

寇寇傷亡統計

據確息：倭寇對我國開戰後，至本年一月一日止，陸海軍及航空隊死傷數，統計如次：

陸軍

- 1 受傷官兵十四萬二千一百五十名
- 2 死亡官兵四萬二千二百三十名
- 3 患傳染病死亡四百五十名
- 4 失蹤士兵八千一百一十名
- 5 官員失蹤四百餘名
- 6 和逃官員五百六十名

海軍

- 1 官兵死亡三千二百四十名
- 2 士兵失蹤四百六十名

航空隊

- 1 陸軍航空隊陣亡二百二十六名
- 2 海軍航空隊陣亡二百四十五名
- 3 海軍航空隊人員失蹤被俘者八十七名
- 4 海陸航空隊人員受傷者一百零九名

將校傷亡數

- 中少將五名
- 大佐十三名
- 中少佐若干名

總計

- 陸海及航空軍共傷亡官兵十九萬八千三百零一名

不要忽視了國際反侵略大會

吳亮夫

今日的世界，是公理正義逐漸伸張，強權霸力漸次消滅的時代。無論國際聯盟和各國政府處理任何國際間所發生事件，一方面因為公理正義所在，不能不勉作相當周旋，另一方面因為各國自身利害的不同，又不能不有所顧慮。中倭事件發生了數年，國際聯盟處理這種事件始終牽延不決，就是這個原故。

不過公理正義終久必須槓頭；強權霸力結果必遭失敗；而據彼此消長之機的，決不在各國的政府，而實係於全世界的輿論。現時無論歐美何種政體的國家，其政府一切措施，決不能不察其國內民意輿情之向背。積之既久，於是全世界民意輿情之所向，亦即全世界或各個民族福利之所關，各國政府益不得不以國內輿論為其因應事變之指歸。證以第一次大戰各國之所以終於參加協約，德國之所以必遭失敗，其理固彰彰甚明。

歐美各國人士，對於遠東情形，一向隔膜，加以敵人對我，惡意宣傳，誣蔑醜詆，無所不用其極。於是大多數歐美人士，竟懷疑現時中國，依然不脫八國聯軍時野蠻狀態，而以東方文明國家尊視日本。是非完全倒置，輿論悉視欺瞞。九一八事變發生，各國人士漠不關心，甚且同情於敵，國際聯盟始終不肯對敵制裁，與我以有效助力，固無怪其然也。及去歲蘆溝橋

事件發生，敵軍炸燬華北文化機關，任意殺戮我國人民，於是世界輿論，始為之一變。迨八一三以後，敵機更到處轟炸，及於外僑，暴戾兇殘，令人髮指；至是全世界輿論始一致同情於我，而目敵人為侵略者；同時裁制暴日，抵制日貨之聲，日益加甚；各國工會自動罷運日貨風潮，一時如風起雲湧；及最近世界援華大會在倫敦舉行，於是世界輿論，由空言而漸趨實際，由空泛運動而漸趨有組織有系統之積極動作。

國際和平會（亦稱國際反侵略會）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在北京白魯塞爾舉行第一次世界大會，當時以四大綱領，昭示世界。（一）承認國際條約義務之不可侵犯。（二）以國際條約裁減及限制軍備，並禁止製造或購買軍火圖利。（三）建立集體安全及互助制度，加強國聯能力，俾獲防避及停止戰爭。（四）在國聯範圍內建設得力而有效的機關，以期改進目前戰機四伏之國際環境。此項和平會議，其終極目的，在維持世界和平，保障人類幸福，其用意本不限於中倭兩國。不過倭寇在我國境內種種殘暴行為適合國際所公認之侵略定義，處處違反大會所昭示之四大綱領。於是欲貫徹大會精神，不能不對侵略者加以制裁，欲對侵略者為有效制裁，不得不採取抵制日貨手段。

此次國際和平會所召集之世界援華和平大會，於二月十二十三兩日在倫敦舉行。我國國際和平分會先期提出議案四件。

(一)公開正式宣布日本爲人類之公敵。(二)對日本實施經濟上財政上及信用上之抵制，並禁止以軍用品技術人才食料藥品等類輸入日本。(三)爲增加中國抗戰實力起見，予中國以經濟上財政上之援助，並以軍需品技術人才及其他必需之人力物力供給中國。(四)派遣代表呈請國際聯盟實施約章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之規定，以便予日本以有效之制裁，並由大會決議，對於日本在中國所製造之傀儡政府，不得予以法律上或事實上之承認。

據我國出席和平大會代表團報告此次大會決議案如下。

「本大會全體會員，對於日本暴力侵華，深爲憤慨。此種暴力侵略，國聯會員國與美國及其他國際組織，業已判爲違背條約矣。茲更加以嚴懲聲討，因其不但破壞文明古國在建設中之和平，並危及全世界人類之安全與福利。惟軍用之暴行，有賴各國供給其軍用原料，及買賣日貨，吾人不論有意無意，實負助長侵略之直接責任。故本會號召全世界一切組織，盡力作一切援助，制止對日作任何援助。非至日本停止侵略，日軍退出華境之日不止。尤須要求各國政府不與日本合作，停止供給軍需，不予以經濟便利，減少其購買力。並號召全世界愛好和平之人民及團體，

參加此空前偉舉以援助中國，保障世界和平。再本會敬告日本國民，從速表示反對軍閥暴行，必如此然後其國之榮譽與真正利益，始能不受軍閥暴行所侵害。」

大會此種決議案，除呈請國際聯盟實施約章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之規定，予日本以有效制裁外，已將我國所提各項議案全部包括在內。又大會各種委員會並提出建議案八項。(一)各國工會，應在各該國法律所許可之範圍內，實行抵制日貨。(二)各國應設立常設委員會，研究抵制日貨運動組織方法。(三)停止以款項貸與日本，同時應貸款於中國。(四)各國議會應促使各國政府贊助抵貨運動。(五)由合作社實行抵制日貨。(六)禁止煤油輸入日本。(七)推廣個人的抵貨運動，婦女購日貨如絲織等爲數最大，故應在婦女界特別宣傳抵制日貨。(八)在中國各地設立情報局，協助中國以對世界各國從事宣傳。以上各項議案，除挪威，瑞典兩國工會代表，對於第一項表示不能接受外，均經一致通過。

檢閱世界和平大會各項決議，雖未知所有參加各國，是否能在最近將來，由言論而見諸實行，予侵略者以嚴重打擊，增加我國抗戰力量。但較之以往歐美各國人士之對於我國橫遭後寇暴力侵略，僅予以精神上道義上種種不着邊際的同情，或作空洞廣泛的和平運動，總算是有具體切實的方案了。

和平正義，本是世界上大多數民族所祈禱所主張，即在倭

寇國內，也不乏有知識有眼光愛好和平反對侵略的份子。不過敵國人民之愛好和平者，因迫於軍閥淫威，不敢積極有所表示；至於其他各國政府人民，往昔祇從消極方面，設法避免戰爭，消弭戰爭；而不能從積極方面予侵略者以打擊。結果，消極的廣泛的和平運動，不惟不足以避免戰爭消弭戰爭，反足增加侵略者氣燄。蓋輿論的譴責，和平的呼籲，早不值侵略者之一盼。惟有對侵略者以實力的打擊，使其野心無所施，計劃無所逞，而後世界真正永久的和平始能實現。這個道理，本極簡單。不過以往各國政府，多為其目前自身利害着想，只要侵略者之炮口槍頭，暫時尚不對於我國，誰也不願出鉅大之犧牲，為世界正義和平作保障。可是，現在遠東的問題影響於世界集體和平太大，倭寇侵略中國，即不帶間接的對英美俄挑戰。倭寇第一步侵略的對象是中國，迨第一步侵略計劃完成以後，第二步的侵略對象，就是全世界了。證以最近倭寇任意轟炸英美各國兵艦商輪，到處侮辱歐美各國人士，足見倭寇軍閥心目中，早已以世界為其侵略對象，所不同的，祇時間有先後，步驟次第罷了。歐美各國人士，必待倭寇侵略野心完全暴露以後，大家才惴惴不安，亟亟謀所以自保，要想謀所以自保，第一步必須保全中國。到了現在，各國人士才真正明瞭和平是不可分的，一部份的和平受着侵害，就是集體的安全失了保障。當倭寇侵略我國東北四省之際，各國各顧自身利害，不肯對倭寇施實

力制裁，由是而啓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利亞的野心，英國雖竭盡心力終於無法阻止。現在倭寇侵華，尤非各國當時意料所及，失今不圖，噬臍無及。故各建國之援華運動，毋寧謂其自救。

此次世界和平大會決議案，完全趨重抵制日貨一端，這是目前世界各國給侵略者打擊的最有效辦法。原來日本是個極貧的國家，國內食料及軍用品原料的大部，均取給於外國；工業製造品亦以世界各國為其市場。自中日戰事發生以後，倭寇對華商業，頓受影響；倘此時各國人民能一致抵制日貨，或予以大部分抵制，予倭寇以經濟上財政上重大打擊，同時與中國以實際有效的援助，俾得增加抗戰力量，則戰魔不久必歸消滅，和平之神自然活躍出現。此次和平會議決議案中謂「軍閥之暴行，有賴各國供給其軍用原料及買賣日貨，吾人不論有意無意，實負助長侵略之直接責任。」這是一針見血澈底覺悟的話。

在目前國際情勢之下，證以過去國際聯盟處理中倭事件之經過，以及九國會議的結果，我國希望在最近期間，國際履行盟約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的義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國際情勢既然如此，那末，像這種國際團體的組織——世界和平會議，當然是目前促進世界和平唯一的組織了。在最近數月之間，各國抵制日貨風潮，直如風起雲湧。業已成爲不可抑止的事實；這次和平會議，不過就各國人民之所要求，加以具體的規定，有組織的設計罷了。這是擴大既成的事實——抵制日貨，不

是剛作初步的鼓吹。將來由全體大會的決議，進而至於參加各國的執行，再加以各國人民和平運動抵制日貨的努力，預料各國抵制日貨的情緒，必日益增加；倭寇對外貿易的數字，必日益減少，這是必然的事實。

我國人民對於此次世界和平會議的注意，遠不如瀋陽事件發生之初失望國際聯盟會議情緒的熱烈。這是因為國人屢次對於國聯失望太深，因而對於一切國際的組織，都不敢十分相信，過存奢望。其實人民自動組織的國際團體——世界和平會議。其功效所及，或者不在由各國政府所成立國際組織——國際聯盟之下。因為各國政府的措施，多顧慮各國自身的利害，雖然公理正義所在，義不容辭，而審時奪勢，每每遲迴瞻顧而不致發。至於人民自動組織之國際團體，每能不顧利害，盡量發揮真理，令和平會議既有抵制日貨的決議，各國工會即可根據決議，實行抵制，而不影響各國政府的國交。故就謀一方面觀

察，世界和平會議之效力，或反在國際聯盟之上。

近數年來，我國人對於一切宣傳事業，多視為不關緊要，雖在抗戰時期，仍不能收得宣傳的效果；這是我國辦理宣傳事業的失敗。國人因為對於宣傳事業的不重視，於是對於國外的宣傳，以及歐美人士之辦理宣傳事業，亦認為一邱之貉。這的確是錯誤的觀念。大凡在某一時代特別注意某種宣傳事業，皆各有其相當重要原因所在。不過在文盲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中國辦理宣傳，較之在教育普及之英法美諸國，其收效之鉅細，自不可同日而語。我國當此長期抗戰之際，一方面固應力求自力更生，一方面也離不了外交的運用。外交的運用，可分為政府的外交和國民的外交兩種。國民外交的效力，不減於政府的外交。現時各國人士同情於我，共謀所以援助我國，裁制倭寇，我國苟能熱忱接受，多方運用，有益於抗戰前途，實非淺鮮。

前途

是：

抗戰理論與實際的中心刊物

歡迎訂閱

編輯部：武昌涵三宮五十六號
總經售：掃蕩報社

德奧關係與遠東

張彝鼎

德國自上月改革政治機構後，接連着便有德元首和奧揆的

因。

會議。德奧關係，忽而和緩，忽而緊張，歐洲各國政治家，視線，現又集中於奧國了。幾星期以前，據傳德國前國防部長白倫堡與宣傳部長戈培爾等政見不一致，戈培爾等主張現在即對外採積極政策，國防部長則主張慎重。由近兩週事實看來，白倫堡已去職，德國似乎已採積極政策了。德奧合併，久為德國政治家理想之一；社會民主黨，天主教黨，和現在一國社黨政策，在其他方面，雖有許多不同點，但在德國和奧國合併一點上，大家是一致。歐戰後，協約國以和約限制德奧不許合併，並在政治方面運用種種力量，使德奧分離。自國社黨執政以來，即一再聲明，不受和約拘束，但對奧則因意大利反對之故，未採積極政策。現時意大利正集中全力應付西班牙問題，正希望在西班牙方面得到德國進一步的幫助，在奧國方面，自不能不對德國稍稍讓步，此為勢所必然。再就英國論，英國向來對奧國問題，是和法國一致，至少是站在法國方面的。現在英意兩國正在爭地中海的霸權，對德國自亦必須讓步，以免德國在地中海助意抗英。如英意兩國均對德讓步，法國自然力薄勢孤，無能為力，在德國看來，自然是解決德奧問題千載一時的機會。這或者是德奧空氣日形緊張的一个主要原

德奧經濟合作，奧國加入反共協定，甚至奧國退出國聯，

在意大利方面，自然都不會反對，但如德奧完全合併，則墨索利尼恐怕未必能完全贊同。英國對德奧經濟合作以及共同反共，或不致積極反對，但如奧國退出國聯，英國在現政府政策下，自亦不會贊同。所以德奧問題，是否引起各國的強烈反對，要看德國對奧積極政策，積極到何等程度。以現勢觀察，或將限於經濟合作，共同反共，以及政治諒解，如釋放政治犯，停止反德宣傳等。奧國獨立，自可維持，共和政體，或亦不致變更。德奧關係，如以此為限度，則現時風波，短期內即可平息，當不致引起歐洲任何劇烈變化。

我人站在遠東方面，自不願歐洲各國，在現時發生重大糾紛，如有糾紛發生，自望其能從速解決。對奧國問題，我們不願列強間發生重大糾紛，即對西班牙內戰，我們亦希望能於短期內找到和平解決方法。因為惟有歐洲能維持和平，列強才能集中精力，應付遠東局面，這一點，想是全國同胞，所共同了解的。

近來有一部分人士，主張國際陣線之說。但國際變化，不是一個單純理論問題。我們如從客觀事實去觀察，立可發

現國際利害關係，複雜。一部分人士所渴望，國際反法西斯陣線，固然一時成立不起來；即所謂反共集團，也因為內部的利害關係，不會十分堅固團結。國際間的變化，仍然是基於各國自身的利害關係，各國的外交政策仍大部分以各國本身的主要利益為出發點。各種的陣線外交，固然不能建立的十分鞏固，即整個集體安全之制度，也因為許許多多的實際問題未能圓滿解決，亦不容易很穩固的長久維持下去。

作者對這一點，不憚煩的再三反覆說明者，無非是欲使一般讀者，明瞭國際問題的真相，根據實際的情形，運用國民外交，以協助政府，達到我們抗戰勝利的目的。國際問題，不能看作很簡單的一成不變的公式，必須隨時根據實際情況，作精確的研究。公式化的看法，對實際不但毫無補益，且會引起失望痛苦，這一點，甚望國人深切注意。

綜之：我們的立場，是第一希望歐洲政局安定，至少歐洲現有的糾紛問題，不致日益擴大，未來的糾紛，於可能範圍內，先事預防，使歐洲一部分或全體的國家能集中力量，應付遠東問題。第二，我們是希望敵人的朋友越少越好，我們的朋友越多越好。現時對我們積極幫忙的友邦，我們自然非常感激，即使尚有對敵人敷衍的國家，我們亦須運用種種方法，使他們不再敷衍敵人。第三，我們這種希望，並不是盲目的，是根據各國國情國策，隨時研究注意。我們希望友邦的幫助，也不應當是純粹單方面的，如對某友邦某問題的解決，我們如能貢獻一點力量，即應將這點力量貢獻給友邦，友誼是相互的，不

是單方面的。

關於陣線外交一層，在原則上，我們並不反對。我們所惶恐的，是事實上既然建立不起理想的國際陣線來，我們反不必要的開罪了幾個強國，給敵人增加了許多的助力，那就最爲不智了。

目前德奧的關係如何演變，關鍵在英德意三角關係的運用。依現勢觀測，則德奧至多可做到經濟外交上的種種合作，兩國合併，現在尙非其時。因為德國若操之過急，不但可引起法國的反對，並將要引起英意的反對，甚至促成斯特萊塞陣線的復活，於德國甚爲不利。德奧合作，現勢將至適當程度而止，等待較好機會來臨，或再作進一步的解決。歐洲這一次的風浪，似將這樣的平靜下去。至於在不久的將來，是否將又有一次風波呢？各國政府，自必更加戒備，對歐洲以外的問題，或繼續採取慎重態度。這是德奧問題對遠東可能的影響。

我人抗戰，向來即不存任何僥倖心理。勝利從艱苦奮鬥中得來，那才是無上的光榮。經過一次大血戰之後，近代國家的基礎，才能很穩固的建立起來。況且現時各國政府，持尙重難，各國人民中，却有許多同情我國者。這種同情的基礎，如果善於運用，自亦可給敵人增加不少困難，給我方增加不少助力。敵人自發動對我國侵略戰爭以來，事實上即沒有一個國家，同情這種舉動，即敵人自認爲友邦的國家，也頗對敵人惋惜。敵人現方一意孤行，將完全失去各國的同情。我們堅持抗戰下去，孤立的敵人終必有潰敗的一日。

德國承認「偽滿」問題

張錦帆

上月二十日，德元首希特勒氏在克諾爾劇院所舉行之德國本屆國會席上，發表重要演說，其中關於遠東問題，希氏竟宣言「決定承認滿洲國」，并稱讚「日本是安定東亞的勢力」。我政府當局及全國人民，聽到這個消息，幾無一不感深深之遺憾！

德國從歐戰失敗以後，受着條約的束縛，與戰勝國的箝制，環境惡劣；它屢掙扎要復興，我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曾深切表示同情；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躍起之後，埋頭苦幹，對內對外，均採急進政策，態度強硬，我們認為他為恢復民族地位與國家光榮，事屬應有，所以也甚同情其要求而欽佩其毅力。同時德國對於我們的民族復興運動，也很表示關切，尤其對於我們領袖，曾屢次真誠的表示過崇敬和讚譽；德國一般的輿論，對我們也很表示好感，年來不少的德國工商業者，願助我們發展實業，其在我國公私機關服務的德國客卿，又非常努力，非常盡職。的確，不論從外交方面或商業方面觀察，近幾年來，中德兩國的關係，不能不算密切，兩國邦交，不能不算敦睦，就是在盧溝橋事變以後及本年二月二十日以前，德國態度

和輿論，對於我們，亦沒有什麼不利，甚至有責備倭寇的地方；不意此次德元首希特勒，忽發表這樣一個演說，把從大戰以後多年培植的中德國家間及人民間的深厚友誼，一朝粉碎，吾人自不免傷感惋惜！

我們原很知道，國際間的朋友與人間的朋友，是迥不相同的：因為人間的朋友，其友好關係，一部分固賴利害來維繫，但大部分則建築於道義之上的；國際間的所謂朋友，所謂與國，則完全不是這回事，而是純粹講利害論條件的。人間常有為朋友打抱不平，及為援救朋友而不惜犧牲自己之事，但這類的事，在國際間就很少見到。日德兩國既同站在一條戰線——侵略，又因思想主義——法西斯——相同，一向的關係，就頗密切，自德意日三國簽訂「防共協定」之日起，我們就看出德國對我，是敬而不親，在某種情形之下，德國是肯犧牲中國而牽就日本的。德國今日，為增強自己的實力達到侵略的目的，那末，犧牲中國，承認「偽滿」，以取媚於日本，自然為其必然的一個步驟。同時，德國與「偽滿」，早就有着密切的關係存在，民國廿五年度，在日德兩國協商之下，有「滿德商約的

簽訂主要内容，就是德國供給日本以軍火，特別是化學戰器之類，其日本則從「偽滿」予德國軍品等軍糧的援助。近兩年來，德「滿」的商業關係，就很密切，「偽滿」已等於獲得德國的事實上的承認，這次希特勒正式宣布承認偽滿，也不過多上一個名義的承認，所以當希氏承認「偽滿」的消息傳到之後，我們並不覺得怎樣奇怪，也並不認爲這是一樁怎樣了不得的事情！

老實說一句，我們自看穿國際間祇講強權不講公理，外交上祇講利害不講道義以後，就知道一切外後，都是不能怎樣可靠的東西，所可信賴的，唯有「自己的力量」。所以最近三四年以來，我們採取了「自力更生」的國策，求達到復興民族之目的。這次倭寇又大舉侵我，我們早就抱定了抗戰到底犧牲到底的決心，採取了「焦土抗戰」的政策。在外交方面，我們固願結聯與國，但並不勉強的去尋求，我們也很希望國際間的幫助，但決不向人乞憐。換句話說，我們抗戰的決心和整個的國策，絕不至因國際態度而受到影響，也決不至因某國助敵而發生動搖。像德國這樣的友國，我們最近也只視作是半個朋友，有不爲多、無亦不少，儘管它讚美我們的敵人，儘管它去承認「偽滿」，我們的抗戰，是決不會受到它什麼惡劣的影響的。何況德國自顧不暇，其承認「偽滿」，取媚日本，不能就視爲實力的幫助日本呢？

依筆者看來，德國承認「偽滿」，與其說是於我們抗戰有害

，毋寧說於我們抗戰有好的影響：（一）過去數月，我們明知德國是日本的同盟國，但因其態度對我尙不甚壞，我們對它，仍不免存有若干助我的期望；以致造成一種矛盾。現在此種矛盾消失，以後我們的外交策略，就可簡單合理化，而專走反侵略的一條路了。（二）自此益發認識：國際間是純粹講利害的，我們要抗戰圖存，只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由這一認識與教訓，可促成我們國內更進步的團結統一，而增強抗敵的力量。（三）德國進一步的同情日本，幫忙日本，其他民主國家——我們的友國，當然也會更進一步的同情我們，幫助我們，這作用除了相抵消以外，逆料我們比較上還可多占一點便宜。

希特勒的承認偽滿，當然是爲了自身的利益打算，想藉此更得到其同盟國——日本的撐台，壯張自亡的聲勢，以威脅民主陣線，而縱橫於歐陸。然則其此舉果真有利於德國麼？果真能達到希氏的願望麼？依我看來，却也不然：

第一、「滿洲國」係倭寇以武力侵略所造成之事實，亦係我國叛逆在倭暴力挾持下所組織之一種傀儡組織，我政府曾通電世界，堅決否認，我全國同胞及各機關各公法團體，也曾通電誓死反對，可以說，我國數年來的埋頭苦幹，積極建設，幾全爲了要驅逐倭寇，收復失地，而粉碎這個傀儡組織——「偽滿」。今希特勒不詳察事實，竟違反我佔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而承認「偽滿」，當然引起我們莫大的

反感，此後中德邦交，恐由此陷入一種悲觀狀態，影響所及，將損及德國在中國之商業利益，及搖撼德國在遠東之固有地位。

第二、「滿洲國」因係倭寇用武力所產生出來的私生子，所以至今沒有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也可以說，不承認「滿洲國」，是世界對倭寇的一種精神制裁。希特勒也曾正式宣布，對於這個非法組織，決不加以承認，可是希氏現在步着義大利的後塵，居然又予以承認而自異其「不承認」約言，像這樣出爾反爾，殊有失一個大國元首的風範，尤其有損日爾曼民族的令譽！

第三、希特勒承認偽滿的真實原因和目的，當然是爲了（1）媚日以加強日德意三國的合作，而向世界各民主國家——和平陣線集團示威；（2）德國國內矛盾日增，欲藉對外問題以轉移人民之目標，而解決內部之矛盾。但我們預料希氏這兩個目的，均不能如願的達到，因爲德意日雖曰合作，但它們究是同床異夢，德之目標在歐陸，意之目標在地中海，日之目標在中國及東亞，它們的合作，是有限度的，決不能發生多大的力量；同時，日本侵華，已成騎虎難下之局面，在這問題未得到解決以前，日本焉有餘力以助德國？而在另一方面，因德國承認「偽滿」及與意日表示更親密的反響，英、美、法、蘇及其他民主和平國家，將被迫着更密切的澈底的結合起來，圍着德意

日三國加緊進攻。這樣一來，希特勒的願望，不特不能成就，反而大有獲得一個相反的結果的可能，這就是說，德國將更受到外力的壓迫，而益增其內部之矛盾。其前途是不堪想像的。

由這幾點看來，德元首希特勒宣言承認「偽滿」，不能不算是一種缺乏考慮和最爲不智的舉動了。

自然，德國承認偽滿，是希特勒或國社黨的意思，決不能說是德國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若希特勒事先將此案交由人民表決，也許不能獲得通過。

最後筆者要反覆申述的，就是我們對於德國承認「偽滿」的一舉，不論其爲希特勒個人的意思，抑係全德國人民的意志，亦不論希特勒的政治動機何在，都沒有過分加以重視的必要，尤其不必因此而失望或悲觀，對於希氏個人和德國，也用不着怨望咒罵。現在我們只有信賴我們自己，奮勇抗戰，努力建國；承認「偽滿」與不承認「偽滿」，是人家的事情，能不能夠收復失土取消「偽滿」，則是我們的事，只要我們有推翻「偽滿」的可能，就不虞人家去承認，如其我們沒有能力把牠推翻，儘管沒有人承認，實際上於我們還是沒有多大利益。所以這個問題的重心，不在人家承認不承認，而在我們自己否認遂倭寇，把「偽滿」根本取消！

世界反日抵貨運動的發展

芳彭草

一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戰，全面展開以來，我們的國土被踐破了，我們的行政完整被牠利用偽組織而破壞了，不設防的城市日常受其殘酷的轟炸，非武裝的人民（婦孺也在內）成千成萬地受其獸性的屠殺；甚至第三國的在華權益不免被其蹂躪，第三國的僑民公使受其凌辱掃射，即第三國的武裝隊伍及軍艦也因其濫施轟炸而犧牲了。這些事實，說明了一點：日本軍閥向世界挑釁，正企圖着以征服中國為其征服世界的起點，不僅人類的正義失了維護，世界的和平喪掉保障而已。

愛護和平的列強當局未嘗不知道事實已不容其徘徊觀望了，但由於過去彼此間的利害不一致，還沒有形成一條反日的和平陣綫，發動軍事制裁。不過就這半年來的國際形勢觀察，可能的機運正趨於成熟的途中，最可注意的事實是英美合作已由磋商而漸達到實施的階段，只要英美合作成功，法蘇自然不會落後，德義也不免要顧全本身的利益，也許就縮回對日援助之手了。然而，在眼前的國際環境內，我們還不能妄求列強對日

本帝國主義立刻採取嚴峻堅決的任何行動。

愛護和平的列強，雖然在態度和行動上，還不夠嚴峻堅決，但是世界各國人民，鑒於戰禍的慘酷，由於人類的同情本能，却早已在我國全面抗戰之初，對日本帝國主義採取嚴峻堅決的行動了，這就是瀾漫世界的反日抵貨運動。參加這個運動的人，遍於各階層，政治家和宗教家，一般知識份子都懇切地作過有力的呼籲，婦女與商民更自發地不買賣日貨，勞動者尤其表現了力量，拒絕了日貨的裝卸運輸。首先倡導這個運動的，就是一九三六年在比京不魯塞成立的世界和平運動大會。

世界和平運動大會的目的，正如其宣言中所昭示的：「即在全世界各國民族，不分強弱，在完全平等條件之下，共享和平之幸福」，「倘有違背國際法，從事侵略破壞和平者，吾人當視為惟一之敵人。」該會的第一次理事會，便承認了「世界和平及中國之反應一致援助中國統一抗日運動」的原則，第三次理事會（去年八月），適當我國全面抗戰之始，立即通過了援助中國決議案，向國聯呼籲，並動員各國團體會員，督促其政府根據國際公法而援助中國，同時還號召全世界愛好和平之民

衆團體用經濟方法來抵制遠東的侵略者；所以英美法諸國和平運動分會立即分別發動了抵制日貨運動，甚至與該會並無淵源的勞動團體和婦女團體，也紛起響應，半年之內，反日抵貨運動已經在世界各國很普遍地發展起來了。該會四次理事會（去年十二月），再進而召集一大規模的世界援華反日抵貨運動大會（今年二月十一日），領導着其全世界四萬萬會員，實行對日經濟絕交，作更廣大的宣傳，並使散漫的抵貨運動能夠步驟齊一。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反日抵貨運動必然愈見發揚，力量也必然愈大，日本帝國主義所受的打擊更必然愈重了。

二

我們首先來看英國人民反日抵貨運動的發展情形。

英國人民的反日運動最爲激烈，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波立特致函勞工運動委員會，提出四項主張：（一）組織來華救護團，（二）要求對日實施制裁，（三）舉行反日示威，（四）拒卸日貨。九月二十八日，南威爾斯礦工聯合會便要求總工會向國際工會聯合會通告所屬各國勞動團體拒絕日貨及輸往日本之原料的裝卸，同時發動世界的抵制日貨運動，於是倫敦，利物浦及格拉斯哥等地的碼頭工人拒絕卸載日貨去年（九十兩日），並有米德爾堡洽港碼頭工人拒絕裝運鋼鐵至日輪棒石丸及英輪布當號的事實（今年一月），蘇格蘭運輸與雜工聯合會對日貨之運輸，也

一概謝絕了；至於抵制日貨運動的發展，更異常猛烈，社會名流及大學教授固提倡不遺餘力，甚至倫敦威爾斯自由教會，也與其他民間團體，作同樣的抵貨行動，而尤以工黨態度最爲堅決，推動也最力，倫敦各地的商店已經貼出「不賣日貨」的標語，致使英國中部的推銷員聯合會隨之而有拒賣日貨的決定。但最使日帝國主義難堪的，不祇是各商店之自動停止日貨交易和取消已成交之契約，還有倫敦五大銀行自去年十月起，竟拒絕了日本有關之票據的貼現，即日本正金銀行的票據，也非要担保不可，使該行手頭突告拮据，日貨對英輸出的貨款十分之七既由正金銀行支付，英國金融界的對日不合作，對於日本出口貿易，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英國各地又時時有反日示威運動，而這些運動顯然可以產生推動政府的巨大影響。如去年十月十七日的工黨及總工會、商界聯合會舉行的倫敦脫拉法爾加廣場萬人大集會上，就通過了「請政府禁止英人對日售賣軍火，接濟金錢，並與他國積極合作而施用經濟與財政之壓力」的決議案；又如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的格拉斯哥反日示威運動中，也宣言了：「吾人務當抵制日貨，以制止日本暴行，再如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倫敦牛津街抵制日貨遊行大示威，參加者多爲婦女，女作家，學生及國教教會的牧師，情緒異常激昂，致使當局不得不調派大批警察來維持秩序了。但最可注意的是脫拉法爾加廣場的決議案，因

爲牠表明了英國人民已感覺了抵制日貨尙嫌不足，必須實行全面的對日經濟制裁，而且必須聯合其他國家（尤其美國）合作；在去年十月十日倫敦市參議會主席馬利遜的對美播演說中，在去年十一月四日倫敦郡議會的呼籲中，在去年十二月國聯同志會會議中，我們都看見了像這樣有力的可贊服的意見。

其次，再看美國的反日抵貨運動的發展。

美國的勞工界反日運動，甚至比英國的還開始得早。去年八月卅一日，芝加哥城有過海員工人代表會議，就討論着援助中國的具體辦法，國際碼頭工會立刻聲援，左右兩翼的工會便在去年十月發動了，總工會不但議決參加英國勞工抵制日貨運動，而且要求其他團體合作，並擴大範圍於英美領域之外；工業組織委員會也同時產生了這樣的決議，去年十二月，曾發表過對巴納號被炸宣言，誘發了全國各地的具反日示威，致有利物浦街市焚燬日貨二百箱的事實。若以地域來比較，美國西部勞月工界的反日情緒自然激越些，如舊金山的輪船火車夫工會竟要求斷絕美日經濟關係（去年十月），海員工會請求禁止以軍火輸往日本（今年一月）。其他民間團體，如華盛頓及舊金山反戰反法西斯會舉行過反日抵貨大示威（去年十月），保基西學生聯合會（百五十所大學學生代表參加）也議決了反法西斯侵略的，修改中立法的，抵制日貨的和平計劃（去年十一月），紐約各民間團體也舉行過抵制日貨會議（去年十二月），甚至產生了專以抵

抵制日貨爲目的的新團體（抵貨促進和平會），要求工商金融界一致行動，華盛頓國防婦女會議（四十個愛國團體代表會員二百五十萬）中，更喊出了修改中立法及停止供給侵略國原料的呼聲（今年一月）。不僅民間團體如此，而政治名流，如參議員畢德門，諾瑞斯，共和黨議員羅里斯，民主黨議員波皮等，都異口同聲地主張對日經濟絕交，抵貨運動已瀰美國全土，從去年十月以來，全國百貨公司漸次取銷日貨合同數萬萬金元，各商店亦自動不賣日貨，巴納號被炸案的發生自然對抵貨運動，更有了推進的力量。

他如法國，由總工會發動抵制日貨運動（去年十月二十日）後，再經中國之反會的推進（去年十一月），到一月的中旬，法國各省市都有反日大會的舉行，而決議抵貨者超過四十幾處了。又如蘇聯，其國內的各工廠（斯大林汽車廠等）工人，屢開反日援華大會，要求作實力的援助。尤其在太平洋有各地，反日援華的情緒特別高漲，澳洲工商聯合會及全澳碼頭工會等，參加了反日運動，弗利曼陀碼頭工人不肯替日捕鯨船上煤，雪梨碼頭工人也肯不爲日輪裝廢鐵等；紐西蘭的工人聯合會及里特爾頓碼頭工會採取了同樣行動；加拿大的維多利各業工會贊助抵制日貨運動，溫哥華和平民主同盟男女會員爲反對卸載日貨而舉行大示威，釀成了血案；印度人民反日最激，經尼赫魯的指示，去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國日），全印各地均舉行了民衆

大會，要求對日實行經濟制裁，並以實力助我，菲律賓的民主政治保障同盟，代表勞工學生平民團體，十月三十一日通過了「菲島應贊助制止日本征服他國罪行之一切國際行動」。甚至距離遙遠的歐洲中立諸國（如比利時，瑞典，挪威等）以及德義影響之下的奧國國內，遠隔重洋的巴西及墨西哥國內，人民（包括勞工，學生，婦女，乃至社會主義政黨等）都在響應着反日抵貨運動。這表現出全世界人民已被日本軍閥的暴行所驚醒，中國的自衛抗戰獲得國際正義的同情。

自世界和平運動大會去年八月發動反日抵貨運動以來，單在該會領導之下的團體會員參加這運動的，就有一萬萬二千三百萬人，而不在其領導之下的參加者更不知多少。日本軍閥的獸行愈演愈烈，世界和平運動大會也繼續不斷地作更廣大的正義呼籲（如這次大會），全世界人民之反日援華陣線的結成，也許就在不久的將來了。

三

經濟制裁即可迅速地置日本帝國主義於死地，就是單純的抵貨運動，也可以使其財源枯竭，不能繼續作侵略戰爭。基礎薄弱的日本帝國主義終必在國際的經濟壓力之下，走上了窮途。

我們首先應該明瞭的事實，是日帝國主義的國內工業資源

的不足；據小島精一的一九三二年推算，百分之八四以上的鐵礦仰賴中國與英海峽殖民地，百分之三二的生鐵仰賴英美蘇，百分之九三的煤油仰賴英美蘇荷印，百分之八十乃至百分之百的其他金屬（銅鉛錳錫白金等）仰賴英美及中國，甚至輕工業所需的羊毛棉棉花皮，化學工業所需的水銀等，既仰賴於英美大國，也仰賴於荷印澳洲南非等地。雖然在近年來，日本帝國主義一方盡力儲藏，一方設法另闢來源（如覓代用品，增加生產等），但其依賴性至今仍未減低，反因軍事工業的繁榮，更有無限擴大之勢。英美等國的拒運原料赴日運動，便是直接的當的制裁方法，不過因為這個方法，影響了輸出國的利益，難期順利的進行，而且制裁之網不易周密，日本帝國主義依然可轉手於德義等國得到，但效果終究是有的，因為第一可使她不能很方便獲得，第二轉手於人，勢將支付較大的代價。

其次，我們應該明瞭的事實，是日帝國主義對於世界市場有極大的依賴性，而現在抵貨最烈的就是她輸出依賴最切的英美法等國。戰爭本已損壞了中國這個好商品市場，據去年八月的東京讀新聞的估計，因軍事影響而堆集國內無法處置的商品價值，已達三千八百萬元之鉅額，然而中國並不居於日本輸出中的最高位。那些大僱客的美國等也因其侵略暴行而猛烈進行抵貨運動，這個打擊確實不小，我們雖無最近的具體數字可查，但其輸出日漸縮小，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年去八月，出口貨

物值三億四千萬元，九月份減為三億零三百萬元。最大企業的日本郵船會社和最大人造絲工廠的帝國人造絲廠的股票狂跌了，許多較小的輕工業工廠倒閉了，我們可以由此看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商業，遭受了若何嚴重的損失。在輸出日趨縮小和輸入日趨膨大的情形中，我們又看見了可怕の入超激增現象（去年八月，入超增至七億七千七百萬元，此後當然更多）入超使現金不斷外流，去年一月止，日本現金準備約五萬五千三百萬日元（見世界和平運動大會的日本財政報告），倘無外匯的接濟，祇須很短的時間，現金準備勢將消耗殆盡了。

第三，我們應該明瞭的是國外貿易減少所造成的入超逆勢使其財政陷於更困難的境地。過去若干年中，日本預算之有「赤字」，原是經常的現象，自中日戰爭爆發以來，軍用浩繁（第一個月的清耗費用超過日俄戰爭全部消耗總數以上），致預算中的軍費無限量地擴大，遠非日本財政能力所能負擔了。其用以彌補赤字方法，不外發行公債和增加稅收。但「發行公債時，必須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見鄉誠之助談話），又應該維持日元匯價，國外市場的縮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現金外流，如何能夠保持國際收支的平衡乃至日元匯價？至於稅收的增加，也要依賴點國外貿易的發展（因為納稅最多者為各企業團體），縱或不受其影響，所增加的稅收仍然不能填滿軍費的深阱，

必須要取給於公債。也許有若干國家的資本家來趁機大放其高利貸，但這種人並不多，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情形，有點不很放心，日本國內的民間企業團體，在這時要向外成立信用貸款，都是不容易的。

僅僅作抵貨運動，雖也有制死日本帝國主義的效力，但是終嫌迂緩，應該輔以禁輸原料運動，最好再對他斷絕金融的來往，正如太平洋學會總幹事卡德所說的，「如不能發起對日施行全面的經濟制裁，則遠東和平或將延緩三四年，始能實現」；只有全面的「經濟制裁，至少有十分九可收實效，而其成功的對於目前及將來皆大有價值」。自然，在眼前的國際環境中，全面的經濟制裁，還不易辦到（因為須待列強政府參加而努力奉行），不過我們希望反日的世界各國人民都自動施行，並督促其政府施行，同時使反日運動由抵制日貨而確確實實地推廣及於禁輸原料及斷絕金融關係的各方面，縱或有某幾個國家及其人民（如義德兩國等）不便參加這個運動，祇須英美蘇聯等強國奉行不懈，力量仍然是偉大的。世界和平運動大會中國分會，應該向總會建議，使全世界的反日運動向這個方面推進。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於漢口

戰時生產與消費

溫廣漢

近代戰爭的決勝點，已非純戰場上的軍事戰爭，而重要在國力上為決定勝負之主要條件。所有國力，便是一國的人力物力物力資力的總和，即所有一切的經濟力量。此次中國長期抗戰之勢已成，但如何來支持這個長期抗戰的局面，以爭取最後的勝利；便要在充分發展一切經濟的力量。而發展之方，首先在謀如何增加生產與如何節約消費，二者皆為戰時切要之圖。茲分別論之於後：

甲，戰時生產

(一) 農業生產：戰時生產的部門甚多，而首要在增加農業生產。因農業生產，為食糧供給之主要源泉，為軍事上首要必需品，所謂足食足兵就是以食糧充足為主。中國雖然說是以農立國，可是在平時食糧已不充足。據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海關統計，四年之中，每年平均洋米進口為二三，五一五，四六三市担。

其他大小麥及豆類進口尚不在其內。又民國二十五年全國豐收，小麥產量，打破五六年紀錄，高出二十四年約三千五萬萬市担，但仍不足自給。是年洋米進口約為一二，一〇三，〇

〇〇公担，總值一千一百八十八萬海關金單位，小麥進口一百十六萬公担，其他大麥豆類進口亦不少。(數字見茹養之戰時農業生產第二頁)今自戰事發生後，第一，農業繁盛之區如江浙，皖，魯，冀，晉等省漸次淪入戰區，農業產量大為減少。第二，敵人封鎖我海岸線，進口糧食漸成困難。歐戰時，同盟國之敗，敗在於食糧之缺乏而召崩潰。奧登堡曾有言曰：數年以來，德國軍民，食未嘗敢飽，雖有激揚之精神無能為力。披谷氏於其自著戰時經濟學中有言：於戰爭之過程中，其足以左右勝負，決定生死之重要因素，厥為糧食。是可知戰時食糧之重要。現我後方各省，如不急謀食糧生產之增加，則軍事前途，必感至大之困難。但增加生產方法為何，曰以政府統制為主動力之強制生產，其細點分述如下：

(1) 增加耕地面積：土地從經濟意義上說，是生產要素。是財富的源泉，是創造物力資力的原動力。據貝克教授估計中國可耕地為七萬萬英畝，已耕地只一萬八千萬英畝，可耕而未耕者為五萬二千萬英畝。其中五分之四在二十二行省內，二十二行省之外可耕之地不及一萬萬英畝；是二十二行省之內可耕

而未耕之地達四萬萬英畝之多。此數多認為可疑。據張心一先生報告，認為十四省中東北四省（遼，吉，黑，熱）可耕地占全面積百分之二十，已耕地只占全面積百分之九；其他九省，耕地之擴大，不易超過現有耕地百分之五。又據翁文灝先生估計，我國全部領土各平原區可耕地，除西藏外，合計為八十六萬七千方哩，即五萬萬五千四百八十八英畝。除坟墓，池塘，湖泊，住宅占二三成，與已耕地一，三七三，九八四，二四〇華畝外，大約尚有可耕而未耕之土地一，七二六，〇〇〇，〇〇〇華畝。據此我國未耕之地可供開闢之區，雖云一部分陷於敵手，大部分仍然可以利用。如西北一帶新，甘，寧，青各省，有大批可耕之地存在，同時氣候，土質及農業經營的種類上，是適宜於作為國有大農場的移殖。西南及腹地各省如滇，桂，四川，西康等省，氣候土壤均屬優良，人口又甚稀少，生活費用又低，是一個最好的移殖區。政府現正可利用機會，大量的遷移戰區難民前往墾闢新農業區，擴充耕地面積，增加農業上之生產，同時為國家抗戰計，消極方面在遷移戰區的人力物力，以保持抗戰的力量；積極方面在創造國家的新生命，以為復興的根基。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戰略方面，俱含有重大之意義。尤其在戰時增加農業生產上說，開闢荒區，擴充耕地面積，更為目前當務之急。

(2) 改良耕作技術：中國農民缺乏科學常識，不能引用新

方法從事耕種。只知仰靠天時，治用舊法。不能隨時改用優良種籽，以致種籽日漸頹化。更不知利用科學肥料，培養化用物，以致生產量日漸減少。現為急謀生產量之增加，以應戰時需要，自應大事改良耕作之技術。政府此次在各處所辦理登記中的大批農業科學人材，正宜利用機會組織起來，分散各處指導農民，廣事宣傳農業上的科學知識，如推廣選種方法，改良肥料，防禦病害蟲，開發水利，改良農具以及其他如種苗，插秧，輪栽，保護種種方法，以為提高農民科學知識，則農業生產之增加，自能大見功效。

(3) 提倡或強制種種戰時需要的農作物：戰時的需要是食糧以及應用工業上的一切原料品，如稻，麥，棉花，茶，麻，桐等農作物，而不需要的是鴉片，煙草以及其他專作浪費用品的農作物。政府應用統制生產方法，分別嚴禁與強制栽種。其次如氣候乾燥地方，不宜於栽種水稻，為求食糧之增加，應竭力提倡栽種陸稻。又如馬鈴薯性極耐燥，高燥之區，極宜種植此類作物。且馬鈴薯為一種多產農作物，在同一耕地面積，可較他作物多產數倍，並且營養分不亞米糧，在長久抗戰期中，為避免飢荒食糧不足之苦，尤宜提倡普遍栽種馬鈴薯一類的多產作物。

(二) 工業生產：中國初步建設之工廠，多數在沿海滬，錫，青島；天津一帶。現皆因戰事影響，完全歸於停閉。現港口

又多被敵人封鎖，外貨輸入甚難，而一切日用工業品，均須仰靠自家製造，以應戰時之需要。有一部分廠家，已經把機器運往內地，預備在內地重行開場。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敵人的破壞；一方面可以接近農業原料生產的區域，使工業與農業發生連繫，容易吸收原料與勞動力，同時地方亦能因此而繁榮起來。本來工業落後的如我國，各種重要農產原料，平時多為外國商人所壟斷。所謂以賤價賣出原料與粗製品，乃以高價買入日常必要之工業品。因之農業經濟，為之破壞無餘。今因長期抗戰關係，海口被封，一面外貨輸入困難，原料與粗製品輸出亦不易；一面戰時需要各種日常的工業品的迫切，因此自然造成一種抵制外貨發展自國工業之唯一良機。所以目前政府所應努力於工業生產之事：第一，應按原料出產地，而設立同樣性質之製造廠，以免運輸方面之浪費。如漢水流域和渭水流域，棉花產量甚豐，紡織工廠即應設立於此。西北皮毛豐富，毛織廠，製革廠即應設於西北。第二，應以出品需要急切與否，而定製造之先後，如在戰時所需要的是衣，食住方面的製造品，軍製應用方面的製造品，而不是雪花膏花露水以及其他的浪費品。政府應以統制的方法，分為緩急的製造。第三，應儘量提倡鄉村中小規模之機械手工業，使與大規模之輕工業發生聯絡作用，而以合作方法組織之，使能充分發揮彼此的效能。如此必可使生產適合於需要，供求相得，戰時的工業生產，必可得到

異外的發展。

(三) 礦業生產：東四省與黃河流域煤鐵金礦最富，而中國已經開發的礦業，亦大多在於上述區域之中。有的早以陷於敵人之手，有的也已淪為戰區，我們都一時無法拿來生產。發展工業缺少不了的是煤鐵。我們現在要發展工業，先就要有充分的煤鐵來應用。現以武漢一地，工廠和平民日用的燃料，就已感覺非常的缺乏。開採礦源，已成爲時不可緩之事。當然的現在有人提出開採礦源，大家必目爲迂談。然正因為持久戰爭需要建立工業的迫切，反能促成開採礦源迅速的施行。政府現應運用國際的關係以及國外資本與人材，急速的開發後方各省的礦源。開礦成效雖然說是來得慢，但我們不要忘記，此次我們是長期抗戰，戰事是否延長到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目前不得而知的。以後需要的煤鐵，現在就要準備。再者我們重要的煤鐵礦區：雖然是一時無法拿來利用，但我們重要的鎢，鎳，錳，錒，銅，鋅，錫，煤油等礦以及次要的煤鐵礦區，還在我們手裏。我們應當積極的開發，以謀重工業之建立，來適應和支持這個長期抗戰的需要。

其他關於戰時生產的部門甚多，皆應以政府的力量，提倡或鼓勵，監督或強制，使其生產適合於戰時的需要，并使其生產量充分的增加。

乙，戰時消費

上面說的是積極的增加生產，現在要說到消極的節約消費了。因為節省消費，可以相對的增加生產量。自戰事發生後，許多壯丁因赴前線作戰，後方工農及農業上的技術工人漸感缺乏，生產量漸形減少。又自東南富庶之區，漸次淪陷敵手，食糧供給，大感困難。加以戰爭的浪費加大，物力消耗愈見繁重起來。海道運輸又發生阻礙與危險，外貨不易進口。而一切日用之需，漸有缺乏之虞。因此物價上升，生活更感困難。如不及早從事節約消費，必使戰時人民生活益陷於困乏愁苦，無以自拔，則影響於戰事前途，至深且大。是則不可以不多加注意者。茲將所應節約消費各事，條述於下：

(一)食量限制：食量限制之具體辦法，可分為人民自動與國定機策兩方面。後者如由政府公布限制食量的命令，禁止一切浪費并確定一種主要最低的限度供給量。或用對物課稅，專賣，直接限制購買三種辦法。歐戰時，參戰據各國都曾施行領取麵包證，糖的分配證，肉的分配證等限度。如在法國，每人只准日食三百公分的麵包重量。夜工及粗笨工作的工人可酌增加一百至二百公分。牛乳領取證，只有老人小孩以及病人才有領取的權利。牛乳在平時是一種最普通的飲料，任何人每日均須領用。但在戰時為着增加農產，減少牧地，牛乳的生產量減少，因此不得不加以嚴格的限制。德人在戰前，平均每人每日食物攝熱量為三，六四二加羅力。開戰後，則減為二，九二七

加羅力。又如英國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人民所食之麵包，比四個月前減少百分之五，大都市消費量減少至百分之三十。上述各種限制，在中國人口調查未精確，人口管理未適當以及統制食物運輸未有辦法前，似乎一時都難辦到。但我們為着來日食物的艱難，不能不早為之所，人民自動的加以限制。目前的政府固然不能叫人民不吃飽飯，但至少一班終日大吃大喝吃得過分的饕餮之徒，應當體念國難與流亡載道，艱苦顛連的戰區難民的傷心怵目，自動的加以節省與限制。我們看武漢地方到處有偌大的飯館，而每個大飯館無不車水馬龍，天天賣得滿座。如果求得肚腹一飽，一葷一素，吃得漫好。凡是跑得大飯館去的，目的都不在聊謀一飽，請客浪費，飲酒雜食，徒害腸胃，於己無益，於國有損。政府是有力限制飯館內只賣一葷一素的客飯，但是私人家的浪費宴會，目前就無限制的辦法。所以在人民自動的愛國，節衣縮食，減少肉食的消費，打起一個口號：請多吃素食，留着的我們的家畜送給前方戰士。節省消費，可以減少戰時食糧的缺乏，同時也就是支持長久抗戰的辦法之一，所以關於食糧限制，政府和人民都要萬分的加以注意。

(二)禁止釀造酒類及限制製作糕點：歐戰時，法國限制點心店的營業，取消糕餅店對於公衆消費製的造，縮小各種點心麥粉用量與用糖的分量。我們現在看見市面上有許多不必要的，專為吃零嘴的食物。許多不是健康上必須少不了的食物，

都是浪費。而在戰時，尤不許可。如果加以製作上的限制，便可節省出一個很大數目的食糧。又如釀酒，據專家估計，我國每年用於釀造酒類之米穀，約有六千萬担。又據調查紹興全縣酒家有四千八百餘戶，每年出產十萬八千缸酒，價值四千餘萬元。這個大數目，可以說完全是浪費。在這戰事的期內，像這類釀酒的不正當消費，應當絕對的加以禁止。

(三)提倡改食糙米及糠麸：糙米營養分較精米為多，維他命完全含在米皮及胚芽內，并且蛋白質也多。精米經過一番的搗杵，至少減去十分一二之分量。米皮及胚芽搗杵去後，營養分反為缺少。如果改食糙米及糠麸，便可減少一個很大數目不正當的消費。相反的，同時也可說增加一個很大數目的食糧。并且糙米可以治腳氣病。

(四)節省燃料：我國重要的煤區，多半淪陷敵手，燃料漸漸感覺缺乏。現武漢已經感受煤荒。後方各處，如不及早節制燃料的消費量，不久的將來，燃料的供給，必至更感困難。現電燈公司放光時間可以縮短。禦冷的燃料可以廢除。以其所儲

備作工場車船之用，是則直接間接有助於戰事工作甚大。

(五)縮減其他日用工業品消費量：中國本來工業不發達，一切日用工業品，多為舶來之物。現屆國難當頭，一切用品俱應特別節省。尤其化裝用具以及煙酒浪費用品，絕對禁止輸入。同時禁止輸出可作食糧的工業原料，則貨幣不致外溢，食糧留為自用培養國力，用作長期抗敵，則勝利終為有望。

戰時增加生產與節約消費，二者均為支持長久抗戰的必要之圖。而此二者工作之行使，一方面要用政府的力量，強制執行，以國家統制的方法，使其充分發揮增加生產與節約消費兩者的効力。一方面要在人民之自覺自悟，運用民衆本身之力量，服從政府之命令，犧牲一時個人之幸福，忍受一時個人之痛苦，以求國家永久之生存。平日的的生活可以優越，一到國家入於危難之時，便要充分發揮愛國家愛民族的觀念，盡忍受難，以堅忍之心理，抑制一切不幸之變故，努力增加生產，努力節約消費，以謀充實國家之一切經濟力量，才可支持長久抗戰之局面，以爭取最後之勝利。

請看：
壓倒輿論界的
筆伐倭寇軍的
掃蕩報

口漢址社

戰時教育問題

王玖興

我們很早就說過，教育沒有平常時期教育和非常時期教育的區別，同時更不能說有戰時教育和平時教育的不同。在平時教育的實施中，就要孕育着戰時教育的因子，才能盡其適應環境的效用，同樣，戰時教育的實施中，就要培養着平時教育的元質，才能保證教育的終極功能。忽略了這一點，而把平時教育和戰時教育看成兩件截然不同的事件，那是過去我國教育當局實施平時教育和現在文化人士倡導戰時教育的共同的嚴重的錯誤。

教育本身有它的不變性和變易性，終極的目標是它的不變性，環境的適應是它的變易性。平時教育努力達取終極鵠的，而時時刻刻要作環境適應的準備，戰時教育着重適應目前環境，而切切實實要維護教育的終極鵠的。抗戰以來，教育處處暴露弱點，不能滿足抗戰的需要，就因為過去教育欠缺變易性；現在集中武漢的許多文化人要求戰時教育，要盡棄原有的設施，甚至說原有的教育是亡國教育，就是不懂得教育的不變性。

本來我們三十多年來的平時教育。也就應該而且已經含有戰時教育在內了，何以解呢？自鴉片戰爭失敗後，接着又打了

幾個敗仗，列強輦輪而來，捆載而去，到有清末季，國家已經危險萬分了，新教育的創興，也就是應著這個需要而起的戰時教育。現在我們國民的國家觀念的普遍，民族意識的覺醒，科學知識的承受和使用。與夫服務精神的發生和發展，形成了中國近來獨特的文化，擺脫了列強瓜分的危難，目前更能全國一致，精誠團結，發動爭民族生存，爭人類正義，爭世界和平的英勇抗戰，何一不是過去平時教育中所孕育着的戰時教育發生的效能。所以很多的人，堅決地主張維護原有的教育，並且說，原有的教育之外，沒有施行什麼戰時教育的必要。

但是，過去正常教育中的戰時因素太不夠，到底是無法諱言的事實，全面抗戰發動近半年了，青年學生還在徬徨，找不到參戰的機會，找到工作又未必能擔當，學政治的不能立即去喚醒民衆，動員民衆，學農藝的不知道怎樣去指導農民改進生產增加收穫，學經濟的對戰時的財政，經濟，糧食，對內對外的貿易諸問題，仍不免是茫然，學工程的，一盞電燈壞了，也許不會修理，一輛軍用車破了，也許看着沒有辦法，礦坑裏沒表現出顯著的教育效果，工廠裏沒表現出教育的效果。田園間

沒表現出顯著的教育效果，前線或後方，教育的偉蹟，都不多看得見。無疑的，教育還應該更充實些適應戰時需要的精神。

因此，在軍事失利的今天，就有人堅決的主張教育要立刻改變原有的機構。因為教育是要使個人適應其環境的東西，現在環境起了如此劇烈的變化，決不可讓教育繼續它的正常狀態，要立刻把所有的青年學生，統計一下，把原來的各級學校，改組一下，成爲若干性質廣博的訓練，班來訓練青年學生，使每個青年學生在假期內都離開課堂，到前線和後方去從事救亡工作，尋求實際的經驗；假如仍舊維持現在的教育機構，把學生關在課堂裏，那必至弄得亡國而後止。現在平津京滬江浙一帶大中學校的西遷開課，就遭受到很多的批評和非議。

然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到底不是辦法，我們要痛定思痛，不偏不倚的思想：教育在目前，究竟當本着怎樣的宗旨，依照什麼樣的方針進行，才是合理的戰時教育？在這裏我們鄭重的指明出來：戰時教育的原則，是一方面要適應戰時需要，另一方面要保存學術生命，戰時教育的設施，是以正常教育機構爲基幹，加添適應目前環境——抗戰——的組織和辦法。我們以爲不但應該如此，並且在事實上，教育已經朝着這個方向努力。

現在各地各種各級學校，都在利用寒假期間，使學生回鄉作大規模的宣傳民衆工作了。有些學校還因此提早放假，以延

長他們的工作時間，以增加教育在民衆間的作用，學生回鄉宣傳缺乏川資的，學校多方設法資助，缺乏地方當局聯絡的，學校盡力代爲接洽，務使學生工作上得到便利；至於留在學校裏的學生，更在教育當局的指導與策勵之下，不遺餘力的參加各種救亡工作。

此外，教育部很早就頒佈了戰時教育實施綱要，規定主要課程可以減少，不重要的實驗，也酌量裁減，把騰出來的時間，盡量來訓練與抗戰有直接關係的知能。所以現在各級學校，大抵都成立遊擊戰術訓練班，農村服務講習班，鄉村宣傳團，戰時政治經濟研究會，交通技術訓練隊，看護訓練班等組織，於正課之外，補充學生戰時知能，以備前線或後方立刻可以調去使用。據我知道：教育部已經把全國專科和大學裏的醫藥學生調查清楚，分批的派往前線部隊和後方醫院裏去担任救護工作了。雖然這些醫科學生距離完成學業可能做一個完滿的醫生的時間，多的不過一年，少的不過幾個月，但是抗戰上需要他們，教育就得爲滿足抗戰而跟他們暫時分手。

至於有些學生，因爲家鄉環境，個人親戚，經濟條件的種種變更，不願意或者不能夠繼續讀書而想馬上參加抗戰的，教育當局尤其給予極大便利，比如只要是真去參加救亡工作，學校裏絕對保留學籍和成績的，何時返校，何時可以續學；再如各種有關抗戰的訓練班招生，只要學生願意受訓，學校皆可以

負責保送，免除考試。總而言之，教育業已處處使學生有充實抗戰力量和獲得抗戰工作的機會，也就是說：教育已經加增了它的變易性，走上適應戰時要途的途程了。

有許多人以為這樣的戰時教育，還不夠配合抗戰的形勢，戰時教育應該不是這樣部分的改革，應是根本的變更，國家快亡了！學生還要知道幹什麼？反對保留平時教育。在這裏我們對這種企圖盡可能增加抗戰力量的熱忱，十二分的欽佩，可是認為他們認識上有幾點錯誤。

第一，是把青年的學業，看做青年自身的利益，與整個國家抗戰前途無關，所以在理論上就主張青年應當犧牲個人本身的利益，去和成人們共赴國難。其實，青年學業的繼續及成就，決不是青年本身的問題，是長期抗戰必有的條件，是將來國家生存唯一的條件。

其次，以為學術生命及立國文化是可以中斷的，沒看清學術文化與國家民族的關係，所以主張教育的保全文化工作，可以暫時停止。要知道，過去我們亡於元朝，亡於清朝，幾十年乃至幾百年，最後還能光復故國的原因，就在我們的學術文化並沒完全斷絕，古今中外，那個國家民族的滅亡，不是亡於學術文化衰絕之後，現在的正常教育中斷了，就是預伏下將來學術文化有一個時期要斷絕的因素。

復次，把教育事業看做一個製造的歷程，今天要某種人才

，明天就可加工製造，後天就有了。主張盡停止正常教育的人們，或者也未始沒想到文化與學術生命不能中斷，不過他們以為到緊急關頭臨抱時佛脚還可以有辦法補救的。這是一個大錯，戰時教育的功能，要在抗戰未開始之前就培養成功，現在才來加緊從事，實在有誤戎機；同樣，建國教育的效能，也要在抗戰未結束之前就着手進行，不然，抗戰結束後，各種復興工作缺乏人才，又要像現在一樣的臨渴掘井了。

此外還有幾種原因，也是我們所以不主張把正常教育輕輕毀棄的：

(1)各種人才都需要基本的知識，有了最低限度的基本知識，才能去參加服務，然後服務才有助於抗戰，有利於國家。過去的 normal 教育，雖然沒能讓學生個個在具有基本知識後，都能應用出來應付實際工作，但是我們不能因噎廢食，究竟正常教育能夠供給充分的基本知識，這些基本知識，又是各種人才必備的，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就拿軍事方面言：現代的戰爭，決不是一個擺以撻擊甲利兵的時候。新式武器，新法交通工具，都非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不能使用，毒氣的防禦，傷亡的救護，都非有醫藥及生理衛生的基本知識不可。他如化學兵，工兵，砲兵，交通兵等無一不要很高深的教學物理化學天文地質等知識，記得去年夏間在南京參觀教導總隊砲兵營時，看見他們士兵都在演習何，算

代數，做三角，當一個兵算是最便當了，還要嚴格的科學訓練呢！

再拿政治方面說：抗戰以來，最暴露弱點的不是軍事而是政治，政治上之無組織無秩序無條理，隨處都可以看到，此其原因，就在政治工作人員缺乏政治的基本知識，從而沒有管理政事的能力。中國現在最缺乏的是具有社會科學認識的政治人才，因為自然科學人才缺乏，還可以借助客卿，聘用技師，而政治人才就不能，服前的政治人物，十九無頭腦，對政治，經濟，外交，財政，社會，歷史種種方面缺欠正確與充分的認識與了解。就以最下層的民衆宣傳，民衆訓練，民衆組織而論，是不是沒有政治上基本知識的人所能勝任。

至於工程方面，尤其要大學理工科的學生加倍努力，這次對日抗戰，我國許多極重要極祕密的國防工事，往往都被敵人知道了，或者設法預防，或者加以破壞，減少了很大的抗戰力量，我們實在不能不懷疑消息是從參加機密的客卿所走漏。補救這個危機，那也只有我們自己在科學方面加緊努力，求於短期間可以謝絕客卿，一律自己動手。

(2) 學問的修養是不可中途荒疏的。古語說得好，「十年秀才如白丁」，抗戰雖然不至於延長到十年二十年，三年二年不能結束是意料中事，一個基礎不牢的青年學生，荒疏了三年二年後，再來接續讀書，最少也要複習一年多，才能把以前學

過的整理起來，舊的整理起來，然後新的才能接着學下去，所以為着將來建國的主角，支持國家的主人的充實知識，提高能力的減少精力浪費計，也萬不可輕輕把正常教育毀棄了。

(3) 現在大學和專科學校裏的飽學先生，已經不易多得，假使正常的教育完全停止，逼得他們離開教學室，離開圖書館，離開實驗室，離開研究所，將來再想恢復正常教育時，恐怕現在的教授們，難保還能像今日一樣的勝任愉快吧！因為真理要不斷的追求，學問是時時在進步，致學之道，又恰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丟下了學術工作，學術修養便會退步的，真理的成果，便會減損的。這種關係，表面看來似乎無關宏旨，但是試為整個學術及教育前途的領導及創造人才着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說到這裏，或者有人要說：教育是時代的產物，要隨時代的不同而不同，現在是抗戰高於一切的時代，還能談什麼保全學術，延續文化嗎？教育的作用，要全部用在加強抗戰，使我們獲得勝利，不然，抗戰失敗，國家滅亡，還有何學術與文化可言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要認清：這次抗戰，是三民主義革命的手段，而決不是革命的目的，我們革命的目的不是抗戰，而是抗戰勝利後建立起來自由平等的國家，所以現在只能為達取早日建立起自由平等的國家而努力抗戰，但決不能因要努力抗戰

而新喪了建國的生機。建國的生機不絕，雖然暫時受挫，終有反敗為勝轉危為安的一天；反之，立國之本的學術文化先喪失了，國家無自由獨立民族無存生繁榮的希望了，抗戰還有什麼意義呢？那治洽是『剝肉醫瘡』的辦法，瘡醫好了，肉也剝盡了，『健存』仍然是不可能。

總之，我們現在是爭生存，凡是有保證和補助我們生存的作用的一切設施，我們都盡力去維護，而決不可去摧毀它，對於教育這一問題，當然也應本着這種態度。

或者有人又要說：學問不一定要在書本中求來，在生活的實踐中，在親身參戰中，都能獲得寶貴的切實的書本中得不來的活經驗。是的，誰也不能否認生活之中有教育，可是有一層要注意：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已經明白的告訴我們，實踐的自教育，有時候不惟是浪費精力而且往往是結果錯誤的，例如我們有了科學知識的人，知道閃電風雲的本質，成因，作用和變化，完全是自然界的能力，位置，溫度等物理變化所發生的平常現象，在另一般人觀察呢，就只能解釋為風婆婆雨娘娘雷公老爺們發怒的結果了。假使不是從前正常教育給我們許多真

確的了解，全憑自我教育，國人對於這次抗戰的認識，會不會跟現在的一樣正確？

而且牛頓看見蘋果落地，就發明地心引力，瓦特看見蒸汽衝動壺蓋，就發明蒸汽機原理，試問誰沒看見過東西下墜？誰沒看見過開水鼓動壺蓋？同樣的現象，給予各人不同的教育，關鍵在那裏？還是基本的教育程度深淺的關係。所以為著在實踐的教育中，能獲得更重大的更有價值於抗戰的經驗計，目前的正常教育也不可廢棄。

總之，在全面抗戰的今天，要全體各界一致動員，才能爭得最後勝利，工，農，兵，學，商，各有各的崗位，各有各的任務和使命，不可離開了崗位，不可放棄了任務和使命，我們再鄭重的懇切的說一遍：

「戰時教育要負起兩重使命：適應戰時需要，保全學術生命」。

從事教育的同志們！莫徬徨，莫疑慮，負起我們的使命，為抗戰和未來的中華民國而努力吧！

新民報

是抗戰輿論中心

是戰時情報總匯

歡迎訂閱

社址漢口

抗戰與民主

包咸

(一)

過去一兩月前，西安漢口許多的刊物，把「民主政治」喊得很響。現在那種呼聲雖被事實高潮所打退，可是從事民主運動或以實現民主為理想的人還是「藕斷絲聯」的幻想着！

主張民主政治的理由，以為：『真正抗戰須要人民自動的武裝起來，把中國建立為民主的國家以後，才可動員全國參加抗戰。』

同時，處茲中國政治機構調整聲中，在所謂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內，曾提出實行民主政治改組國防政府的主張。於是一部份隨聲附和的人，口裏高談民主，刊物上歌頌民主，「民主」的呼聲高唱入雲，真是熱鬧極了。

在這全民族抗戰期中，我們果真需要民主政治嗎？倘若對這嚴重的現實稍加重視的話，那麼，朦朧的民主空想惟有給以否定了！

(二)

在平時，我們中國已有了樹立民主政治基礎的國民黨。國民黨自同盟會起，即開始與封建勢力鬥爭。握得政權以後，它已明白的告訴過我們，經過軍政訓政的階段，即交其政權於國民；絕對不像某種獨裁的國家，標榜着很新穎的「民主」，而這

新穎的「民主」，祇限於「別無分店」的一黨所包辦。可是，國民黨則迥乎不同，抗戰以前，它不是已籌開國民大會準備實施憲政嗎？不料「七，七」事起，抗戰熱潮激動了，它為完成其全民革命的任務，不得不把行將實施的憲政，暫擱一邊，而集中力量應付抗敵與禦侮。這一點苦衷，早為全民所諒解；似乎絕對沒有那種喪心病狂的國民，對國民黨大興問罪之師，以為：「抗戰雖為迫切，但憲政不可不談；現在不談憲政，國民黨太夠不上民主了！」其實，國民黨自辛亥革命起，迄於最近完成革命過程對倭抗戰止，無日不為民主運動而努力，換言之，國民黨是徹底的民主黨，若不是民主黨，絕無過去推翻君主專制，樹立民權民族民生革命的偉績，及抗戰前籌備很久的國民代表大會的決心，更沒有最近為完成革命抵抗外侮的戰爭。所以，在平時向從事民主運動的國民黨要求民主，若不是本着爭奪政權的妄想，未免近於「騎牛覓牛」的笑談！現在抗戰期間，是軍事高於一切，軍事與民主是暫不相容；所以國民黨這時不能縱談「民主」，並且不容許任何人藉口「民主」而混淆事實，自有它的深刻的苦衷！

德國名將魯敦道夫在其所著之「全體性戰爭論」中說：「戰

爭之本質既因種種不可搖動之事實而大變，則政治方面之任務亦因之而趨於擴大，換言之，即政治自身亦因之而大變。所謂變者，即戰爭既具有「全體性」，政治亦不可不具「全體性」。

就是說，戰時不比平時，戰時的政治機構，應適合戰時需要。戰時應該把經濟教育及社會各項潛勢力，用政治總合力量表現出來；因此戰時政治動員是全國總動員基礎。要健全政治動員，必需要一種推動的力量，就是戰時健全的政治機構了。

抗戰期中政治機構需待調整，已無問題；不過要注意的：第一不應過分的重視「理想」。第二，不應太抹殺了事實。因為當此民族危急存亡的最後關頭，如何提高軍事力量，增加抗戰情緒，是目前唯一的任務。要知道戰爭是民族生命間最嚴重的情緒，不是空口說白話能濟於事的。需要一種足以推動「實在」的權力，以發揮民族的抗戰力量；尤其我們這次對倭抗戰，是全民族決擇生死的最後關頭，更需要一種堅強偉大的領導力量，以爭取民族最後勝利。這時，具有這種堅強偉大力量的領袖，即足以代表全民的意志，而全民的意志應以這偉大的領袖的意志為轉移。

歷史也曾告訴我們，一到戰時，任何開明的民主國家，也會適應需要轉變到另一方向去，就是祇容許「獨裁抗戰」，而不容許分化抗戰力量的所謂「民主抗戰」。

古羅馬共和時代，每遇國家遭受外患和內亂的時候，便任命一個獨裁官，委以政治上的全部責任，授以處理國務的大權。近代民主國家，遇到非常之變，政府可以發佈緊急命令以代替法律。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法國，有戰時內閣的組織，美國

參戰後，國會感到戰時政治機構強化之必要，通過了授權總統的議案。又如英德諸國，平時內閣職權高於一切，可是到了戰時，其權力反而削減，隨時隨地受軍事機關之統轄。

綜觀各國戰時政治機構，其方式雖各有不同，然其共同趨勢——軍事高於一切，拋棄民主轉向於集權方面則一。

(三)

國民黨是從事民主運動的革命的黨，黨綱標明着准許人民結社集會言論出版一切的自由，可是，在軍政未曾結束，訓政尙未完成，憲政還未開始時候，對於這些「自由」不得不稍加限制，倘若是真誠擁護黨國的人民，一定可以諒解黨國最高當局之苦衷。

在平時，黨國當局，為謀人民真正的自由，還要整齊步驟，使人民犧牲個別的自由，何況處茲非常時的抗戰期間？倘若了解戰爭意義的人們，當然知道戰時需要的祇有「統一」，尤為當前重大問題的，就是統一意志，統一軍隊，訓練軍隊，整理軍隊等。這些即為全民族爭取自由的過程，而在這奮鬥過程中，祇有禁止「各自為政」的個人自由，應該在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信條下去活動，為奪取全民族整個的自由而努力。

最後，引證 領袖幾句話，以為結論：

「一切人財物力，都要在中央政府整個國策與全盤計劃之下，嚴密的統制起來，如此才能結四萬萬人之心如一心，合四萬萬人之力如一力，並且能加以培養發展，使之健全而強化，如此才能「全國總動員」，才可以完成救亡復興的使命」。

對過去民衆組訓工作的檢討

沙金

在敵人進攻日益加烈全面抗戰逐漸展開的當兒，民衆組織與訓練的工作，確成了當前極嚴重問題，這實在是因為到了第二期抗戰的現階段，暴露出許多痛心的而待解決的問題，絕不容再模模糊糊的混下去了！

第一期抗戰中軍事上的失敗，固然是由於敵人飛機大砲的兇惡和敵人機械化部隊的猛烈，然而，我們軍隊所到的地方，民衆爲之一空，不能接濟餉需，前線退下的士兵到處沒有飯吃，敵人佔據某地而某地的百姓就成了敵人的順民，前方戰而後方亂，甚至漢奸遍地；不知是因為民衆組訓工作做得太差，抑或根本沒有做這種工作呢！

過去的民衆組織與訓練，我們實際的觀察一下，從蔣委員長提出全國總動員的問題以來，民衆動員的工作，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切實去做，高談民衆組訓的機關團體或個人，雖是很多，然而真實負責深入民間去作有計劃的有步驟的組訓工作的機關團體或個人，則委實太少。就從所謂有計劃的方面來說吧，工作大綱是有了，而詳盡精密的推動方案，恐怕是沒有的，因此到了全面抗戰爆發之後，簡直是缺乏『可用之民』，全國的

民衆差不多都是莫明其妙的散在各地亂恐慌亂打聽亂跑亂走的亂個一場糊塗，像這樣情形，怎能『步步爲營，處處設防』而談長期抗戰呢？大家不能不費點腦筋費點時間去仔細的考慮一下了。

我們要長期抗戰焦土抗戰，必須全國皆兵，纔能達到目的，這是誰都懂得的；不然，敵人佔了一塊土地，就會成爲敵人所有，敵人掠奪一些人民，就會成爲敵人的順民，領土面積愈打愈小，人口數目愈打愈少，欲求最後勝利，實有問題，所謂全國皆兵，不是全國人都去當兵，都穿軍服持着槍去上前線，而是說全國人民都要武裝起來，組織起來，直接或間接的從事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抗戰工作，一般民衆不是正規兵就是補助兵，不是補助兵就是預備兵，不是預備兵就是接濟兵，所謂預備兵和接濟兵，還是民衆，這樣，全國上下都武裝備戰，我們纔能到處爲戰，我們纔不致於把英勇的熱血無代價的流出，把祖宗遺留下的領土隨便的被敵人佔據，我們纔能必然的獲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要全國皆兵，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隨隨

便便敷衍塞責所能收到實際效果的，這非要深入民間澈底的從事實際的民衆組訓工作是不會成功的，過去的民衆工作失敗的原因在精神上實質上可以說是很多的，我們如能相應的予以解決，那麼抗戰的前途仍是有希望的。

在精神方面說，過去民衆工作失敗的重要原因是：第一認識欠真切；第二心理上有一種疙疸沒有解開。所謂認識欠真切，就是一般人在抗戰中祇知道中國土地廣大不易佔據，不易統治，山川險要，不易深入，有多少萬軍隊，有多少架飛機，有多少處要塞，有多少黨派，各黨各派又有多少力量等等，便覺得這次抗戰非常的有把握，殊不知現代的戰爭，絕不是有了上述的條件就可操勝算的，現代的戰爭是交戰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總決算，一個國家能充分的利用他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纔能有勝利的希望，不然恐怕是非常危險的。我們這次抗戰，當然是要充分的利用所說的三種力量了。我們要充分的利用人力，那就歸到民衆組訓的工作上去，如果民衆組訓的工作不能作得好，便難以充分的利用人力，若難以充分的利用人力，那就算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勝利的把握了。所以一般淺視的先生們把民衆組訓的工作沒有看重而切實去作，使我們在第一期抗戰中受了極大的教訓，如今該是真切的認識了。

所謂的心理上有一種疙疸沒有解開，就是一般知識份子不論是男女老少，中年或青年，大都倦戀着都市的生活，不願意

到鄉間去，尤其是看到大人先生們在城市裏住着洋房坐着汽車，何等的舒適，誰也不願意深入民間去作受苦的工作，因此一般大人先生們既不肯下鄉去，而其他的知識份子也不去；於是對於一般民衆工作，祇好叫一些莫明其妙的人們在那裏敷衍門面粉飾太平，怎能夠把民衆訓練成功而組織起來呢？又怎怪得在戰時無有可用之民呢？又怎麼不致於敵人未來而後方亂個一塌糊塗呢？現在這種心理疙疸應該解開了！

雖然，『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在精神方面的缺欠，我們是可以立刻充實的，如果我們今後能夠真切的認識了民衆組訓工作的重要性，并能解開心理上的疙疸；那末，大人先生們在前面領導，青年們隨着立刻深入民間從事民衆組訓的工作，則將來的勝利是不難預期的。

現在我們再從實質方面檢討過去失敗的原因：

(一) 政治機構的問題 過去的衆組訓工作在政治機構上很欠健全：第一，負責民衆組訓工作的機關太重複。往往會由某機關負責，而這個機關沒有作得好，於是又另成立一個機關。如此類推，越設越多，舊的未去，新的又來。結果，機關林立，都不能大刀闊斧的從事組訓工作，以致工作成績毫無。第二，負責民衆組訓的機關既多，而責任又不清，究竟那個機關負責那種工作，也是分不明白的，至於作到那一步更是談不到。因此等到用民衆的時候到來，而民衆不發生作用，各機關便

彼此推諉了。此機關責他機關不作事，他機關說其他機關無能。結果，誰都沒有作事，政府當局也無可如何。第三，負責組訓民衆的機關雖多，然彼此既不能命令監督，更不能取得聯絡，於是各自爲政，各作一套。等到用民衆的時候到來，各機關便都去拉民衆，而民衆窮於應付，結果是無有辦法，總起來說，機關重複，責任不清不專，系統不一，步調紊亂，內部摩擦。現在，要想民衆組織訓練工作有效果的推動起來，非相應的改進政治機構不可。

(二)工作人員任用的問題 我國的官府任用工作人員，多是由於私人的或類似私人的關係而來，所謂的考試取材，不過有名無實，被考取者若無私人關係仍不能見用，因此在一個機關裏的工作人員不是親戚就是朋友或者是家鄉究竟這些人是否稱職或盡職，從無真切的考核。至於工作自然是談不到了，縱有所作，也不過紙面文章而已。像這種情形，在平時還可以過得去，但是到了戰時就敷衍不住了！所以在第一期抗戰中許多機關的無能，都露骨表現出來，現在我們要使民衆組訓工作發生效果，對於工作人員任用辦法，非加以改良充實不可。

(三)工作人員分配的問題 我國官廳工作人員的職務如何分配，大都是有科必有長，有長必有員。長的事員可以作，而員的事長却不作，於是「長」之類形成一階級，拿錢多而作事少，「員」之類也形成一階級，拿錢少而事特多。實際說來，

所謂「長」者應該比「員」要多作事。他除了負總責或總其成之外，還要作「員」的工作，然後纔可以節省經費，少用人而工作緊張。我國官廳的毛病，就在科長祇知批稿核稿，此外就渴茶看報去了；而科員祇知擬稿，大家一天在弄紙面的文章，有的忙有的不忙，這樣分配工作，實在太不合理。現在我們要從事有效果的民衆組訓工作，那末關於工作人員的職務分配問題，應該深長的考慮一下。

(四)工作如何推動的問題 我國機關工作的推動全憑一紙公文，已成積年的成規，其結果不過是文件來往，工作缺如，實際說來，工作的推動除了公文工作外，還得要主管官員切實監督，實際考察，纔能奏效。然而現在簡直是談不到。所謂的主管官，很少切實視察督導下級人員。有時主管官也會親自去視察的，然而差不多都是預先被下級知道了，甚至還有預先通知的，當然，下級知道上級要來視察，就把各方面整備一下，并預備多少人來歡迎他應付他，試想這種視察督導，怎樣會發生效果？而且，一般機關很少有開工作會議的，因此大家很難交換意見，互相研討，當然難有改進了。現在，我們要民衆組訓工作實際發生效果，對於工作推動的辦法非加以改良不可。

以上所提的四種問題，不過是片面的觀察，其餘的病根也許很多的。不過，我們如能把這四種問題相應解決，那末民衆組訓工作，總可以比較的有效果的推動了。

半月軍事講話

徐州大會戰的前夕

方秋葦

敵人目前的戰略中心，是打通津浦線，以奪取徐州。因此津浦線戰局的發展，已為舉國視線的集中點。在過去半月來，淮河兩岸爭奪戰，開展了一個血戰場面，我軍以血肉長城把敵軍擋住了，今後戰局變化，是非常值得注意。現在我想將這半月來軍事情況，加以分析，以策勵將來。

一 淮河的重要

本來，敵軍對徐州之進攻，是分三條路前進。一路沿津浦線正面，直薄徐州；一路則在津浦線右翼，沿台淮公路直取台兒莊以截斷徐海間之交通；一路則由濟甯而進犯歸德，以截斷徐汴間之聯絡。敵人慣用「戰略」是「集中火力突破一點」，因此蚌埠的攻擊是成功了，臨關明光張八嶺等要隘都失去了作用。同時，敵人更迅速地攫取得鳳陽、定遠兩個據點。論形勢，這些要隘都是徐州的衛星，一旦被敵人輕車管道取得了，豈不陷徐州於背水陣之前？

其實，我軍早已把蚌埠重要器具，與作戰必要的器材，由淮河南岸向北岸移動，除留在定遠、鳳陽、臨淮一帶之掩護部隊外，大部主力已早向淮北轉動，準備敵人強渡淮河時予以痛擊。由此可知淮河已成津浦戰局的一個戰略支點。

淮河為什麼會成爲津浦戰局的戰略支點？這緣由是淮河有着歷史地理的重要價值。從前，歷史上南北分疆，往往以長淮爲大江之蔽，昔趙范有言：「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中國歷史上多次戰爭，淮河之戰無一次不關係長江北岸的命運。宋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爲唇亡齒寒！」

淮河既有如此重要，其兵略上的要害在那裏？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所言，淮東要害在清河口，淮西要害在渦口、潁口。按清河口位於江蘇淮陰縣西南，古泗水入淮之口，亦名清口，舊爲黃淮交匯處，楊行密大破朱全忠便在此。渦口即潁水入淮之口，

在安徽懷遠縣東北十五里。穎口即穎水，入淮之口，即穎上縣之正陽關。這三個要害，爲用兵必爭之地。昔日金人入寇，其用兵路線，一出穎壽，一出渦口，一出清河口。現在日寇的侵略路線，也是分着三條路線而來，東路由五河縣北犯，正面由臨淮關向西北進犯，西路則由渦口犯懷遠，以懷遠爲北岸根據地，來逐漸蠶食皖北各重要地帶。

因此，敵人便採行了他有名的「敵前上陸」戰略，效法蘊藻濱的攻擊精神，以重武器來掩護步兵的強渡，意欲一舉而擄取淮北。雙方隔河砲戰數日，不幸二月五日，我淮河防線右端的渦口被突破，懷遠失守了。

二 悲壯的淮河之役

懷遠爲淮河北岸一個重要據點，東北可通固鎮、宿縣，西北直達渦陽、蒙城，西南則聯鳳台、正陽。如果敵人據有懷遠，便可以趨蒙城、渦陽、亳縣，直薄商邱（歸德），來截隴海線。這樣的大迂迴，較之由濟甯擊商邱，有許多的利便。因而在淮河的爭奪戰上，懷遠便成爲敵我必爭之地了。

五日，敵人進據懷遠的軍隊有一千餘人；并於城南山腰趕裝砲位，似欲久據。同時并以主力，由臨關強渡淮河的正面及五河的側面，準備與懷遠匯合。八日晚十二時，敵人在砲火掩護下，乘小船五六十隻，開始向我淮河正面小蚌埠強渡，登岸三百餘人，當經我軍以手榴彈刺刀向敵衝擊，一場白刃戰，到了九日晨二時，敵人被殲滅了，其另一部偷渡之五十餘人，亦被圍困，敵人這次「敵前上陸」失敗後，九日晚更以大隊主力來攻，約有三千餘人，在飛機大砲掩護之下，直取小蚌埠，我軍沉着應戰，陸續將渡河之敵殲滅，戰况激烈空前，可與上海、南口、忻口三役媲美！這算是抗戰以來第四次大戰！大戰經過，據二月十三日中央社所云如下：

「淮河大戰，自八日晚展開後，肉搏凡五晝夜，先敵是以小蚌埠河面較狹，原期於八九兩日在該處遂行中央突破戰略，後因遭該處我軍之堅決抵抗，傷亡慘重，乃移師東向，於十日晨集中在臨關北關晏公廟強渡，又欲在該處行其一貫之中央突破戰略。初則被我擊退，繼更以大部，藉飛機大砲掩護，再行強渡，復被我殲滅殆盡。終以一聯隊之衆，用步砲空聯合作戰，於十

一日晨始獲伸展至北岸黃坡子，五莊，前坡子各村。我軍雖乘敵在北岸立足未穩，數度大舉進擊，並將已失各地恢復，惟敵後續部隊仍在陸續強渡，我軍以傷亡甚重，乃於十一日令左翼退守三鋪沫河口之線。當我軍與敵激戰時，雙方全用手榴彈刺刀相對，殺聲驚天動地，肉搏復肉搏，雙方死亡極大，蚌埠之敵，以在臨淮關北關增援得逞，亦於十日晨以步兵五百，特飛機大砲掩護，續在小蚌埠施行強渡，小蚌埠失而復得者凡三次，每次悉為短兵相接，我軍以血肉作長城，前仆後繼，莫不視死如歸，雖身負數創，猶奮呼殺敵，終將頑敵殲滅過半，至十一日晨又如潮湧而至，我軍又將敵船擊沉十餘艘，淹斃敵數百。後因戰鬥之人員傷亡過半，工事被毀無遺，乃令正面我軍亦於十一日午略向後撤。十一日電傳小蚌埠十一晚仍在我固守中有誤。至懷遠敵，因被我監視嚴密迄未有渡河模樣，故右翼方面較為沉寂，十一晚，渡過北岸之敵，又聯合向我左翼及正面壓迫，我軍經過激烈抵抗，使敵付出重大代價後，又於十二日晨移至某地與某地間之某處及某處逆東之線防守，西與渦河北岸右翼之部隊取得密切連繫，陣地已臻鞏固。十三日竟日敵雖向我此線新陣地襲擊，終被我擊退。十三日因天雨，敵我均無活動。綜計五日來激戰時，我師旅團長均在第一線作戰，至團長張儒彬負傷，營長王建秉陣亡，其他連排長及士兵亦不乏作壯烈犧牲者，而敵之傷亡，尤為慘重，至少當在一千以上，此外我空軍在此五日間，曾兩度飛臨前線助戰，中央砲兵亦發揮威力，予敵重創。

這說明了淮河之役五日來血戰經過。尤其值得注意的，我舊東北部于學忠部張儒彬團長，在敵人猛烈砲火掩護下大破強渡的敵人，死守不退，全團壯士與陣地同盡。最後殉國的官兵高唱「救亡進行曲」，慷慨赴難；張團長身先士卒，左腿遭受重傷，尤大呼殺敵不止。這幕悲壯的戰史，告訴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中華民族是不能以野蠻的武力所可征服的。

三 「敵前上陸」是怎樣失敗的

「敵前上陸」是敵人誇耀世界的一種戰略，自「八一三」淞滬戰爭以來，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現在指揮津浦南段的敵會松井石根，他又想以「敵前上陸」的方法來淮河試驗。可是，淮河不是黃浦江，沒有海軍的協同，如果步兵「上陸」的立腳未穩，被運動戰箝制着，實有殲滅的危險。所以說，敵人這次在淮河作「敵前上陸」的試驗，確是一個險着。

果然不出我們所料，敵人這一險着得到了試驗。松井石根眼看着兩個師團的主力不能渡河，而渡河以後即被殲滅，豈能再去嘗試？

據我看來，這與其說敵人「敵前上陸」的失敗，毋寧說是我們的運動戰之成功。因為我們的戰略，爭取得敵人強渡淮河道會

時機，充分發揮了運動戰的功能，在各線上的挺進軍都有了機動性的發展。關於這點，我可以作如下的分析：

第一，當敵人強渡淮河，冀其完成攻擊徐州之戰果時，我皖中部隊動員了，猛勇地向盤據考城、鳳陽之敵出擊，於十三日晨將該兩據點收復，無形割斷了蚌埠與定遠的聯絡。因之，定遠受了威脅，敵人在重重包圍之下，有不穩的模樣。要是定遠蚌埠被我軍克復，淮河北岸之敵便失去聯絡，於是敵人不得不將其已渡北岸之部隊撤回一部與我南岸的挺進軍作戰。這樣一來，敵人的「敵前上陸」便受了牽掣。

第二，當皖中我軍十三日克復考城、鳳陽那天，山東我軍亦奉到反攻汶上、濟寧；鄧部同民團反攻鄆縣兩下店。準備迫敵退泰安。攻汶上一路，於十三日晨攻下縣城，與敵四百名發生猛烈巷戰，肉搏一晝夜，斬獲甚衆，當於十四日午將汶上縣城克復。攻濟寧一路，於十四日將濟寧北關佔領。二三千敵人陷於四面包圍之中，攻鄆縣一路，採用了迂迴戰略於十四日繞至鄆縣北關，向敵奇襲。敵人受了包圍，將城內關閉固守，磯谷廉介擋不住這隻奇襲軍，一時兩下店鄆縣的陣線大亂，并有一度攻克此兩地之說。我軍的計劃，本欲向敵人右翼作一次大迂迴，由泰山界首一帶來包圍敵軍，結果這一次大迂迴計劃沒有成功。可是磯谷指揮官却吃驚不小！據敵方情報，敵將磯谷本奉令乘津浦南段戰事得手之際，以鄆縣為指揮營，分三路向我進攻；主力犯界河，左翼窺香城，右翼趨短牆。因為我軍的反攻，敵人受了打擊，將其進攻計劃擊得粉碎！這算是津浦南段敵軍未能獲得此段敵軍配合，造成失敗的第二原因。

第三，一方面淮河南岸受了牽掣，另一方面又要應付津浦北段奇襲的反攻，已經渡過淮河的三聯隊敵人，好像入了孤城，最初敵人以為在北岸可以打個「坦能堡」，結果才是一場「浦東登陸」的重演，在戰略上不得不作撤退的準備。可是安全撤退很難，因為運動戰箝制着，不能使用掩護部隊，結果敵軍很狼狽地被殲滅。據十七日中央社徐州電訊報告：「已渡淮河北岸之敵，約有萬餘人，我乘其最近未北侵之際，十六日派遣大軍向敵衝去，敵陣遂亂，我乃與敵短兵相接，當即斃敵三千餘人，俘獲甚多，敵受此重創，乃撤回淮河南岸，因此懷遠城內之少數敵兵，大起恐慌。照這樣看來，一次殲滅戰便有三千的斬獲，那麼三聯隊敵軍的消滅，應該是不十分困難的事了。據十八日中央社壽縣電訊，淮河北岸敵軍尚殘存四五百人。那麼其餘的五千餘敵軍，是安全渡過河南返呢？還是完全被我殲滅？

總之，敵人在淮河的「敵前上陸」是失敗了，主力是被殲滅了。現在的問題是：（1）如何肅清北岸四五百殘敵；（2）如何加

強懷遠，防禦力量，堵截敵軍利用此一機點向西北進攻（3）要嚴防敵人在淮河正面偷渡失敗以後，採取迴戰路來偷渡淮河；（4）必須反攻定遠，因為定遠是合肥的屏障。預料敵人「渡淮河破徐州」的計劃失敗以後，有由定遠作進窺合肥的可能。這幾點是津浦戰局的重大關鍵，不能忽視的。

四 豫北敵情判斷

津浦戰局穩定了，平漢線又吃緊起來。平漢線敵人，以邯鄲、大名為重要軍事根據地，在敵會土肥原指揮下，乘着津浦線激烈之際，對豫北作兩路的進攻。一路由大名進佔濮陽，一路由平漢鐵道線的彰德，攻湯陰、陷新鄉。這兩路的軍事都非常得手。依敵情判斷：攻佔濮陽之敵，想從黃河北岸偷渡東明，分一路攻長垣、封邱、威脅開封，攻平漢線正面之敵，想配合空軍對黃河鐵橋的轟炸，直插鄭州，並切斷黃河以北我軍的歸路。這一戰略，形成了中原大會戰的局勢。

現在黃河北岸軍事我雖處於不利，可是敵人並沒有攻破我們的力量，尤未尋住我們的主力。敵人在淮河「敵前上陸」的新敗，要想在黃河重演「敵前上陸」，諒天塹的黃河，決沒有敵人的想像的容易，因為這是要支付重大代價的事。所以我們相信如果敵人要強渡黃河，必然自遭滅亡！

關於這方面的戰況，我想下次再作詳細的分析。

二，二十日脫稿

某車站的轟炸

培 良

廿六年秋天南方某鐵路的一小站，新調來一個站員。這個平靜的

亂自己心頭的平靜，也就隨即放過的窘迫，矜持着說明了一切，遞了證明信件。站長給他介紹了急於離

刻又經鬧鐘驚醒了，因為剛天亮的時候有一次火車經過。從此以後，趙默存就在站上服務了。

小車站裏稍微擾動了一點點，但也

站長姓劉，一個軀幹中等的老

不過是那天的事情。這天下午

年人，有着鐵道上面慣有的整飭的

，就走開了。

這是新開關的一處小站，旅客來往的極少，所以站上的車務很清閑，只是要照料列車過往而已。車站周圍，人家很少，寥寥幾家新建

車到的時候，下來一位旅客，面容

姿態和一種要指揮人的矜持的尊嚴

存已經是鐵路上的站員了。他睡在

還顯然是個孩子，雖然身材相當

，經歷卻在額上刻着很深的皺紋的

站上的小房間裏，週圍異常靜寂，

樂的小店舖，與其說是供給旅客，到不如說是供給站上的工人罷。車站旁邊，從小山削平了的土地，泥

高大，但輕快的步伐和隨處都看得

也微微地壓彎了他的背。幸而他具

連狗吠都沒有，他久久不能入寐，

色還新到處都堆集着修路的材料。

出的青年所特有的好心情，卻掩不

有一種農民似的。天由命的態度，

他心裏想得太多。他剛剛從學校裏

除此以外，整個車站，都包圍在靜

住他的年輕和初入社會的氣味。他

只是靜靜地忍受一切，正如江邊的

出來。本想升學，家境卻不允許

靜的原野裏。連綿無際的小山，像

下車之後，直到站長室，會見了那

岩石，給無數年以來的江水洗着，

只好出來就事，這使他感覺一種苦

什麼爬行的的小動物似的，一條挨着

位五十多歲的老站長，介紹了自己

洗着被磨得光滑了，其本身卻還乾

惱，甚至於可以說是一種悲哀。不

一條。山和山之間，都開闢着田隴

。他的名字叫趙默存，新近考到鐵

然未動。他原來在津浦鐵道服務，

過他同時也正織着好的夢。一時想

，這時候正鋪滿着黃色的稻子。離

路上來的。因為這站上的一个站員

此路成立以後才調到這方面來的。

到幾年以後，自己可以儲蓄起來，

站三四里地，有一條小河流到鐵路

循資應該升遷了，所以總局裏調他

在這位整飭儼然的站長之前，

再去入學。一時又想到自己是這麼

外面的大江裏。河上架着姿態雄偉

來補充。這消息站上早已知道了的

趙默存微覺一點窘迫，因為才第一

重要的一條鐵路的司，也成了國

的鐵橋。

，正等待着有這麼一個人來；但是

步跨上他的職業途程呢。這種心情

家大動脈的一環節，好像自己也是

到站不久，趙默存已經熟悉那

那位老站長似乎沒有想到來的是這

，就像孩子偷着父親的煙捲在小朋

個無名英雄似的。這種向來沒有過

裏的一切人物所有的車務了。劉站

麼一位年輕的小夥子，初見之下，

友面前抽吸似的，雖然得意。也有

的孤寂和生漠，擾亂了他的腦經。

長是個面子上很嚴重但却是好心腸

故的亂人了，什麼時候都不願意擾

點不好意思。但他隨即壓住了內心

不知什麼時候才朦朧睡着，但立

長是個面子上很嚴重但却是好心腸

的人。他對於職務很負責，無甯說是過於瑣碎一點。他似乎也不慣於這個站的孤寂，或者不滿於這條路的草創，時時談起津浦鐵路是怎麼的。其餘的幾位同事，趙默存最注意的那位姓白的查票員，那是一個胖胖的愛熱鬧的傢伙，好說好笑，似乎因為這站上很少可做的車而更增加他的談話，來填滿所有的空隙。不到幾天，趙默存就同他談得起來。再過了一些時候，他連站上的警察工人，以及站旁居住的那些人，都全都熟識了。

不過最初的日子卻過得非常孤寂，常常使這個十九歲的孩子似乎覺得落到茫無畔岸的海洋裏似的。在這偏僻的小站裏，每天惟一的接動只是火車來去的時會。這時候全站頓然活躍，像從夢中醒來，振奮筋骨，每一肢體都是發揚的。但過了這短期間後，又是長長的睡眠了。這裏沒有交際，沒有游觀，也很難得到外面的消息。這在老年的站

長和別的站員到不大覺得但於初入世的懷着無限幻想的青年卻是大難堪了。加之站上的工作不多，不足以消磨他的精力。這使他漸漸染上一種青年人常有的憂鬱。惟一可以消釋這種憂鬱的只有和大自然親近。

說到大自然，則這裏正是無限江南佳麗的一角。你只要站到任何一處小山頭上，望着田隴，靜靜地臥在腳下，像是你的沉靜的伴侶，無言相對。稍微遠一點是無數的山嶺，像你腳底下的山頭做中心，邊散發放出去，又像是拱繞着你這裏，在你頭上腳下身邊，有無限的靜穆，同時也有無限的生命。那些溪流，那些小樹，那些野花，那些垂着豐滿的顆粒的稻子，都好像充滿的豐富的生命。嬰兒在熟睡中，你只要輕輕在他額上一觸，就立刻報你以夢裏的微笑。每天早上，剛剛天亮，露水正閃着晶瑩的眼睛，田邊已經有農人牽着牛在緩緩地

嚼草了。每一所茅屋上，都透着炊烟，平平地鋪展在屋頂上，又輕微變動，像是奇幻的魔宮之屋頂。隨即，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起，田隴裏已經充滿着打稻的農人了。打稻的聲音，以靜穆的調子響着，告訴人地已經給出報酬，一年的生活又有着落了。這些農人，是那麼謙遜馴順地工作着。從他們若干代的祖宗以來就從地裏掘着生命的食糧。他們一生，總是不休不歇地工作着。他們從未要求過份的報酬從未得過應有的享受，從未不曾傷損過什麼人。他們惟一的希望，只是安着不被擾亂。但誰知道意外的災害會從天上來呢！

那條小河，更是默存得意的休憩地方，每到黃昏，他便在橋邊散步。一些永遠是在江上飄流的船隻有的是早早停泊在江畔，有的卻還在追逐遼遠的前途，在暮靄黃茫裏再趕上一程。漸漸冥色四合了，而山頭的暮嵐，有時候一直伸展下來

，鋪到江面上。但水上總是暗得較遲的好像水中自有一種靈光，留戀着不肯消散，卻在那裏面畫出濃黑的山影。船頭的一點火光，在水裏搖曳成長長很長的影子，默存總是坐在水邊，偶然和船上人隨意問答，卻常常是默默地毫無目的地遐想……

這樣美麗的江水，終年是徹底淨潔的，多少年來，就養育着我們民族的心靈呢！這些田隴，若干年前，該是荒漠無人跡的地方罷。經過我們無數代祖宗的努力，一點點開闢起來，現在是黃雲遍野了。在那些茅屋底下生育養息着最和平最勤勞的人民，他們生產得多，消耗得少。江上的船隻，每一條都載過無數人的歡樂，無數人的悲哀。還有那個橫亘南北的怪物，那條鐵路，是多少血和汗的生產品；又要激起多少民族的發揚呢！在這裏是動和靜的極端對照。正像江頭孤橋，桅影入水，閃過永無休止的江水

。在這裏每次有同樣的帶着訝意瞻望火車的眼睛，但每次經過何嘗有同樣的旅客呢。這樣使默存有時候恨不得立刻衝上火車，不顧一切，趕到大都市的核心裏去。有時他又使他想到甯肯做一個農夫，平平靜靜度過他一生。

這時候抗日戰爭已經發動了，上海戰事，一天天緊張。這條鐵路，已經成爲運輸的總樞紐，隨着戰事進展，這裏所經過的兵事也一天天多起來。有時候簡直無日無夜都有列車，載着壯士赴前線殺敵。站上的工作既繁忙，每個人的心情也都緊張起來了。那位老站長精神異常飽滿，往往連夜很少睡眠，守候着列車來往。有時候因爲錯車，便有一列兵車停在站上。這時候，默存在料理完畢之後，便跑去和他們作短時期的談話。在每一個人心裏，都好像有火燄燃燒着似的。偶然他抽得工夫也和農民們談到戰爭的消息，雖然是那麼愛好和平的農

民們，也懷着憤怒。靜靜的原野，已經蘊積着鬱怒，等待着暴發呢。

十二月十二首都淪陷。這消息一兩天就傳遍全國了。每個人的心頭，都懷着無限的悲憤。但出於敵人的意料之外的是，這一次的打擊，我們並未感到如何沉重。一切抗戰的工作，不獨照常進行而且比以前更加積極，就在全國人民的心理上，也只有極短時期的蕭條，接着又興奮起來了。默存也是這樣。他不再耽於田間的默想，江頭的點望，他感到有更重的責任，更多的工作青年的憂鬱症給暴敵的炮火掃空了，代之而起的是沸騰着的熱血。

敵機對鐵路的轟炸，一天天頻繁了。敵人的用意。不僅是要破壞運輸的大動脈，還是要用極其殘暴的手段。威嚇後方民衆，消滅他們抵抗的勇氣。但是一方面由於敵機技術不精，一方面也由於飛機本身的力量，這種轟炸的直接效果，對軍事上是很少作用的，這不過犧牲

無數無辜的父老兄弟的血肉，在民族的仇恨上更增加一筆帳罷了，敵機天天光顧，每個車站上都有受炸的危險。但路上的員司，也正和前線上的戰士一樣勇敢，不獨事前絕無逃避，並且事後隨炸隨修，使我們國家的大動脈依然保持良好的交通。

這一天下午某次列車快要來到，已經接到前站開車的電話，空襲警報突然到了。這時正是舊曆新年的第二天。站上雖然發出警報，但一則農人們還不大熟悉警報的意義，再則他們向來抱着「問心無愧」的生意，不大能想像災難會從天上掉來，都還安閑的在家裏享樂着他們的青年。站上呢，後面已經挖了簡陋的防空洞。不過對站長以爲列車快要到了，說不定找不到躲避的地方，而一直開到站上來。他堅持着必須有人照料，不肯離開月台。他既不走，別的幾個員司也便不走開。他們要以工作抵抗敵人的轟炸

。這時候總默存的心裏異常激動，好像他在投考之後走去考場似的，在急於等待一件事發生又同時希望那件事不至於發生。

從遠方的雲霄裏傳來轟轟的聲音，不很大，但非常沉重，好像把地面都震動了，把房屋都震動了。一轉眼間三架敵機已經飛到面前了，月台上的人紛紛走動，大部份跑向站房裏面。總默存本能地想跟着他們一道走。但就在這時候，他抬頭一看，那位老站長整飭的但是微樸樸的身形還充立在站上，注視着火車來的方向，他旁邊立着那位胖子同事。他停住了腳，下意識地間上望。三架敵機正往下竄。

接着是極大的一聲轟炸……大地本身像是跳起來了。泥土和黑煙籠罩了一切，夾着有倒塌的聲音。

在轟炸聲裏總默存什麼都不知道了，只覺得身體像在不斷地震蕩又像回於塵毒，掙扎着不能醒來……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他覺着腳上有冰冷的感覺，這才使他醒來，他想要起立。一陣激痛使他仍復坐倒。他的腳給炸片打傷了，站房全部都給震塌了。車站對面的房子，大半也都震塌了，有一所茅房，已經冒出濃煙，是起火了，周圍寂寂，像是死之國，連呻吟都沒有聽到。

在趙默存不遠的水泥柱下，靠着年老的劉站長，頭低垂着，血從面頰直流下來，手裏還拿着指揮車輛的旗幟，血已經把那面綠的表示行車安全的旗幟某得斑駁鮮紅了。胖子同事騎在月台邊緣，上半身垂下去，肚腹被炸開了，腸子流在身邊。

月台上面，僅僅剩有他們三個人。

路軌的那一面，倒塌的房屋前

面，地下坐着一位老婦人。她手裏抱着血肉狼籍的孩子。老婦人的頭垂到孩子身上，只有從她顫動的肩部才知道她沒有死。她似乎無論怎麼樣也不願放棄她的孩子，才不理會身邊行將燃起的大火離像似地坐在那兒。一條狗炸死在她身邊，狗的一條腿黏在不遠的牆頭。

三道岔路，都給炸彈毀壞了。這時候遠遠處又傳來轟轟的聲音，但不是飛機。路上的人一聽就知道是列車快要進站。趙默存環顧站上，好像只有他一個人是活着的。他腦中像閃電一樣發生一種思想，躲避飛機的列車在事後開來了！——不要使車出軌！

他遠遠望去，號誌上的懸旗早已扯平了，這是列車可以進站的記號。他忍着痛苦，走到搬號誌的地方，但不知是他沒有氣力，還是機件已經炸毀，他怎麼樣也不能夠搬

過來。

列車進行的聲音更近了，從小山的邊可以望見黑煙。

趙默存回過頭來，立着死去的老站長似乎在望着他。他忘記了痛苦，從老站長僵硬的手裏取了紅旗，一直望搬開處走去。

跑下月台，以超人的力量前進，阻止列車的紅旗在他手裏，這時候連路軌都震動了，列車又在小山轉角處出現。車頭的姿態，像一個巨大的黑色怪物，這時候佔據了他的全視野。

剛好在炸毀的路軌前面不遠，他跌倒了，但還積着最後的精力。伏前進，老站長像在後面督促着他，叫他高舉停止列車前進的信號。車站炸倒了，路軌炸毀了，車上員司大半殉了職守。和這一同遭難的是和平的農民，無辜的老婦人

和孩子。他們被犧牲於亙古未有的殘暴之下，這種殘暴是非洲食人的野蠻民族所望塵莫及的，因為就是食人的種族，也不會飛而食人，並且他們只有在宗教的虔敬之下才犧牲之各個人。現在卻全國都暴露於這種殘暴的轟炸之下，十倍於張獻忠和黃巢的殘暴之下。

但是這又有什麼用處呢？一個垂死的十九歲的青年手中的信號阻止了列車的傾覆。他以身殉職。在他之後還有無數的工人，以六個鐘頭的努力又把路軌修復了。在這裏又日日夜夜，有無數的列車載着壯士到前線殺敵，為國家民族復仇，為無辜的婦孺復仇。

大地要求和平；但就是最平靜的大地罷，也不惜以血洗去一切和平的污辱。最和平的民族將為血仇叫出最憤慨的吼聲。

沈默的夥伴

流亡四散記

尹雪曼

車象要永遠的停歇在這偏僻寂
寞的小站裏了，

原野裏是茫茫的黃沙的積屑，
飄蕩落落的有幾株白楊。在早晨的
寒風中嗚嗚的響着，天是剛剛的破
曉，東天的平地線上，還罩着一層
白茫茫的霧氣，兩條鐵道越遠越遠
的展開着，便消失了在那裏。這裏
的一切全浸沈在清晨的寂寞中，連
這列車也靜靜的站立着，人們也許
還沈沈的睡在夢裏。

也許是清晨的空氣太冷了，
便從夢中戰慄着睜開眼來；窗上濛
濛的浮着一層霧氣，從車壁的斜縫
裏，透射過來一線黃弱的陽光；揉
着眼，便聽見車兩旁有小販叫賣的
喊聲了，東廂裏也漸漸的騷動了起
來，喧鬧了起來，有孩子的哭聲，
拉開窗子喊小販的呼聲，以及從車
外傳進來種種吵雜的鬧聲，一切都

顯得已快沈落在吵鬧和喧聲中了。

和我對坐着的是一位途中的夥
伴，一個忠實的農人，但也許是一
個作泥水匠的工人；有着粗壯的面
孔，闊大的肩膀，說話帶有十足的
鄉民神氣。我們一塊兒在過去的一
個大站裏擠上了車，並且他幫了我
不少的忙，使得我那笨重的行李
得從容的搬到車廂裏。從那個大站
裏開車後，走了一夜，我們沒有越
過一百里的距離；想着，也未免太
可憐了吧。但是到這小站裏後，開
車的希冀又一直渺茫了起來，然而
他却仍然沈沈的酣睡在夢裏，彷彿
沒有這回事；打着沈重的呼嚕，因
而使得，旁邊的兩個客人整整的縮
了一夜肩。

「老鄉，老鄉，該醒醒了！起
來吧……」

「我到了嗎？呵！呵！」

這忠實的農民突然的站立了起
來，帶着十分的恐慌和忙亂，揉了揉
眼，手抓住了他那髒污的包袱。

「下嗎呵呵，你亦下嗎？」

我不禁的笑了，從他那付神氣
裏，你可以清楚他的內心的。

「哪裏，你睡糊塗了，簡直糊
塗了，你起來吧，看着東西。」

他楞在那裏了，用他那呆滯的
眼光瞪射住我的面孔；於是我拍了
拍他的肩膀，微笑着告訴他：

「我要下去，下去，你看會東
西吧！」

於是我走了，從擁擠得要流出
來的車廂裏擠到外面去；外面是清
冷的廣大的原野，有着清新的空氣

；在這小站的四週圍，已經有了不
少的人在漫遊着，談着話，以解除

在車廂裏的無聊的寂寞，小販們往
來的巡遊着，吆喝着，爭搶着一位
遠遠喊叫着的主顧；於是便聽到叫

罵；吆喝，吵鬧……陽光已經昇起
來了，照耀着這茫茫的大地；清晨

的冷風亦漸漸的息了，隨便的在陽
光中跳躍了一刻我便感到了不少的
暖意。同時亦感到肚子裏有點空
虛，想着買些饅充充饑。但是立刻
便想起來那忠實的鄉人了，他在那
裏替我看顧着東西呵，而自己却在
外面遊玩着。於是我便拿着錢跑到
車前了，站立在那個窗口下，大聲
的喊着。

「老鄉，老鄉，下來吧，我在
這裏呵！……」

那忠厚的面孔，和那黑污的臉
袋從開着的窗口探出來了，望見了
我，便睜大了眼睛，吃驚的喊着：
「上來吧！上來吧！車不要開
嗎？」

「哪裏，車不會開的，前面車
站裏的路軌被兵車佔滿了呵！」

他往前面望望，機車連響息也
沒有，靜靜的停在那裏，於是：

「東西呢？咱們的東西呢？」

「那沒要緊的！你沒看站上
走着有多少人嗎？下來吧。」

他從車廂裏走下來了，用遲滯的緩慢的腳步沈重的走着。於是我們跑到不遠的一片沙漠的地帶裏，浴着那溫暖的陽光，我們坐下了；遠遠近近是有着無數的流浪的人們的。

「吃吧！不必客氣啊！你看不是很多嗎？」

我伸開了手巾，把饅頭給他，他搖着手，顯然的被窘住了：

「不，不，我一點也不餓，不餓，你，你，先生吃吧！」

我強着把饅頭接到他的嘴上去，便放肆的大笑着。這使得他更感到不好意思了，紅了臉，睜大了眼望着我。

「不用客氣嗎？吃個有啥關係呢，吃吧！」

於是我自己先吃起來了，很久他才恢復了以前的狀態，把饅頭吃着；躺在陽光裏，細碎的亮晶晶的沙土上。

「你先前在德州幹啥兒呢？老鄉」。

「我嗎，沒，沒啥，和人家搭班兒作點泥水匠的活」。

乾的饅頭把他的咽喉壓住了，他伸長着脖子，張大了口摸了摸。

「可是，後來說要打仗了；和東洋小子打！我想呢，就打打吧！們不是受他欺負多了；可是，可是，誰想他媽的那麼快，一下子

可到德州了；從前方跑回來的人說，可糟了，可糟了，的軍隊兵會上。

跑，跑得可真快呀！說着他媽的德州可完了」。

從什麼時候出來呀！沒有別的人嗎？」

「就那個時候，唉，記不清了，我只帶了個包袱出來了，無數

無數的人，大夥逃到了徐州，才從徐州搭車到鄭州，我，我還有老婆，一個孩子，只是跑的時候俺全家在一塊兒，全丟了」。

他彷彿記憶起了什麼，望着茫茫的原野，太真着。列車的周圍仍然有着不少的人，販來往的跑着，走着。陽光快要正午了，枯樹

的影子撒落在細碎的亮晶晶的沙地上。

「我那妻子，還有那孩子，……我，我怎辦呢」。

我看着他流下淚來了。他把臉望着海一樣的藍的天空，天空裏沒有一塊白雲，陽光溫暖的照着；人們在陽光裏走着，躺着；談着天，

吆喝着買東西，這小站的四周是一片雜亂和吵鬧。

兩個人在那塊沙地裏沈默了半響，便走上車廂裏去了。此後，在一段的路程中，那忠實的鄉人是一

直沈默着。到了鄭州，我們兩個又在沈默的相望中分別了；但是我却永遠的記憶着這個沈默的夥伴！

創導半月刊

第二卷 第六期

目錄

創導論壇

關於團結
德倭關係之前途
徐海決戰的重要
議會開幕後的暴敵政策

戰時民衆組織實施方案要點

戰時民衆組織與保甲制度

談民衆運動

民衆訓練與民衆組織之基本認識

從戰略上保證我們的最後勝利

第二期抗戰的新陣容

真正的遊擊戰

論戰時經濟行政的調整

戰時電影事業的總動員

一九三七年中國文化動態

空戰(報告文學)

戰時的西北角

漫畫

抗戰寫真

寶賢 秋雲 丁農 梅秀 茹春浦 林桂圃 薛農山 黃壽朋 柏思 王秀水 林適存 古占 王平陵 鍾期森 陳泮茗 尹雪曼 葉淺子等 斯洛克

創導半月刊

第二卷 第七期

目錄

創導論壇

所謂「農民大進軍」
赤誠救國
讀「蔣委員長」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以後

國聯決議與中日戰爭

國際情勢與我國抗戰之關係

日寇不能支持長期戰爭

日寇內在矛盾的檢討

論宣傳組織與方法

軍事改進中的政治工作問題

戰鬥過程與戰鬥終結

遊擊戰的再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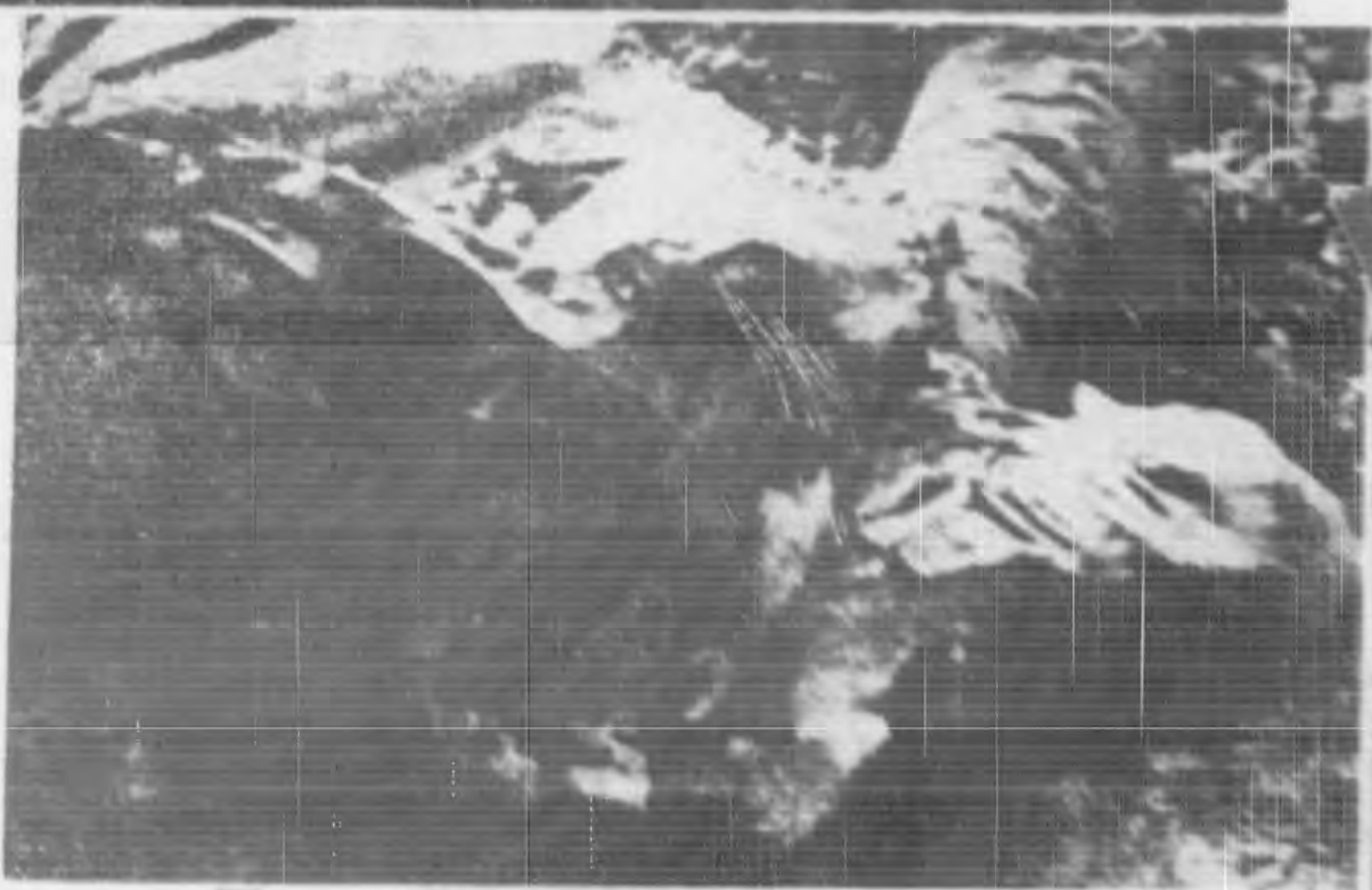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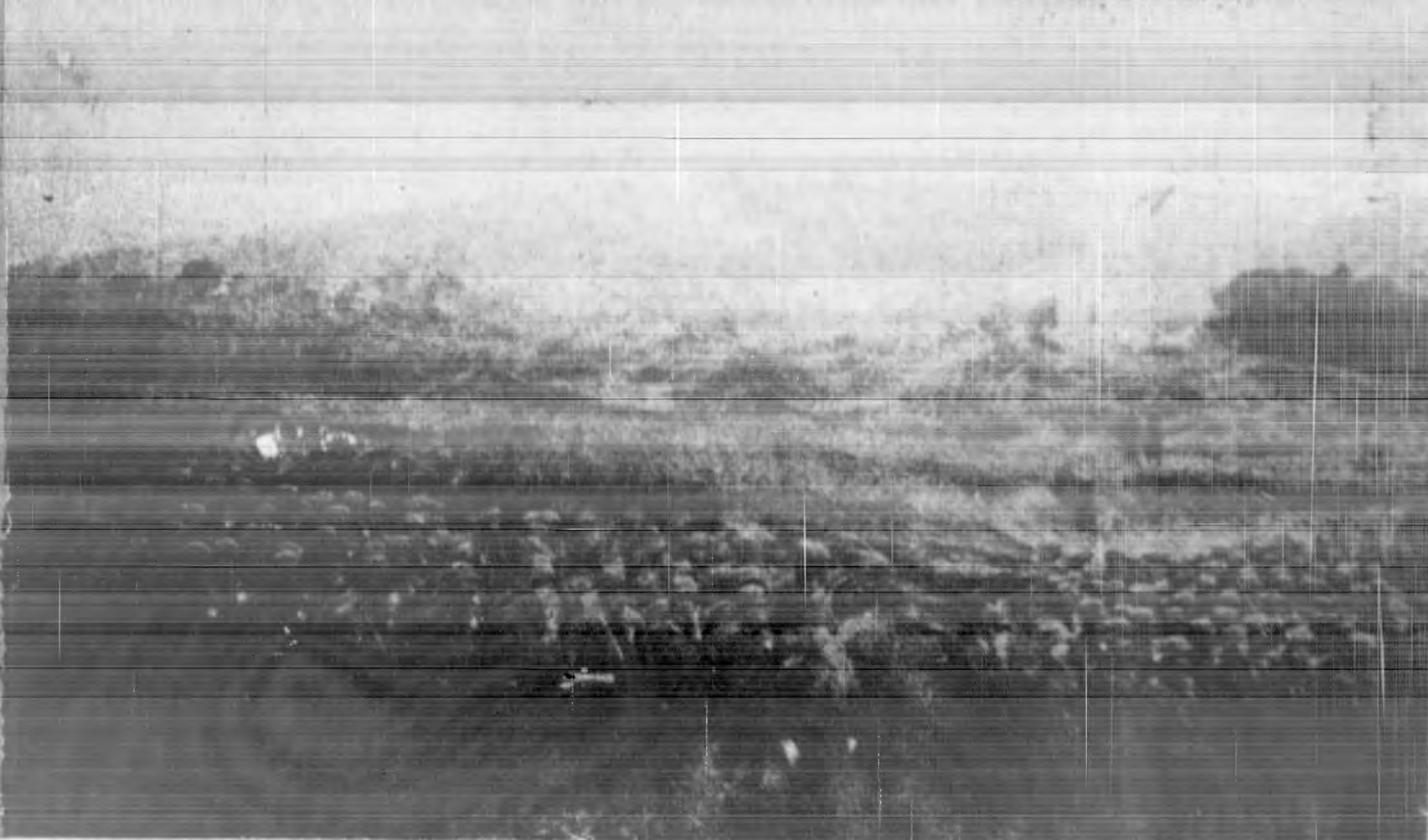
南來以前(一封信)

新中國的鐵流(報告文學)

封面設計

傅經 錦帆 寶賢 張彝鼎 茹春浦 方秋葦 張覺人 王家鴻 孫慕迦 方采芹 鄭獨步 老舍新 沙坪 葉淺子

▲ 擊戈待發 殺敵之我軍



▲ 本月十八號被擊之敵機師

◀ 東綫上我機槍之射敵



▲ 北綫上童子軍

救護工作忙